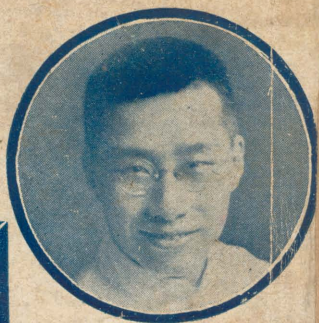


857.18



倚虹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640B

奉題

老翁如望廿介

倚虹冷泉鑑景圖

一峯肉一簷飛來

下有寒泉咽萬哀

策杖尋詩客與

冷然到此在寒泉

壬戌明



畢倚虹先生遺像



湖上詞八首

畢作如

四圍暖色下平山人影零星塔影閒手撥枯枝
洗世情斜陽無賴一棹裴然

斜日在塔言塔影使人忘也

相携一棹入樓窗眼底烟塵千萬家石上三生
何處問寒泉一瓊茶雲茶

度樓窗探茶雲山僧煮茗相酌飲之許勝勝清冽

身世悠悠一棹圓共誰商若眼前散散傳入水
網陸曉人倚歸船桂芙蓉

向晚舟西風蕭瑟則草中芙蓉

十月朔波淺且清雙雙雙雙雙分明
如春水划過荷梳碧浪生

舟船出水至五勝村故言深清之意一切去

萬千愁緒幾寸寒蕭蕭山腰一角亭地却心清
翠波海天風深淡晚潮青

登臨毛想觀海亭然出相向靜坐下流時時波浪間

未上

荷葉空山似雨聲秋夜斜披玉腸情山阿枝到
孤生的惜取清游記一名

扣板鷓鴣江岸荷葉空山雨聲秋夜斜披玉腸情

苦將舊事實前傷向對神心儘可憐拾得字或
一桐林入何情遠四三年

情於特園口戲句小亭落成七年或五年或四三年

短塔方猶任夕陽使閑戲手擊魚種他生願得
如魚樂一世浮沈能月廊

半通上京寺傍湖月廊記此湖遠文之湖極其廣八九里

湖亭過了已秋凋林紅盡楊柳暮情何堪樽前
折一醉不堪酒醒向明朝

詩飲明林亭等意二行借身暫到任任且且且且且

地進一處危

雙鷺鴛鴦多福消波湖上永此春
眼後此情想此人頭頑玉銘踐踏

韓晚矣

(一) 躋遺生先虹倚畢

昨辱 枉承 止感 亦有 各角
清 交通 既行 昭君 有俄 國後
茲 督年 片一 兼所 四結 之文
茲 將原 稿存 什七 年上 的為 荷

不勝 之至

不勝 之至

(二) 躋遺生先虹倚畢

吃人家飯的公弟一天

倚虹

米價一天比一天的貴起來銅元一天比一天的賤起來因此凡
百的物價連帶飛漲貧民的生活格外恐慌王家昂有一個吃子
兩個女吃他吃子好容易求人送以商貨店去學生志去了剩下
兩個女吃靠著他度那貧困的克陰那第二個女吃還小只有七



倚虹說集 上册目次

雷下良心

金屋啼痕

雪窖騎兵語

嫉社記

捕馬記

塔下

慈善事業

新舊軍衣

婚後的弟兄

倚虹說集 上册目次



259584



倚虹說集 上册目次

喫人家飯的第一天

兒時

第一夢

貧兒院長

美術家之情人

不離婚的離婚

青衣紅淚記

雷下良心

虹倚



雷下良心

孔某任某省測量局會計有年家有老母一妻兩子薪水所入差足自給某月望孔從軍署領餉歸納諸保險箱備翌日頒發明日啓篋五千金悉亡去篋嚴局如故孔駭絕急白局長局長械羣役窮搜無端倪僉以局中關防密金又藏孔篋無盜劫痕疑孔虧挪而託詞於盜局長雖與孔善顧無說爲孔解以事關軍需遂繫孔陳督帥帥曰孔任職幾年矣局長曰將五載帥曰其人素行何若局長曰甚端謹帥曰居家何如曰頗儉約帥曰疏忽罪小軍餉事大留其職勒令賠償急切或不可責分期繳納一面嚴密捕逸盜毋漏網局長唯唯歸以釋孔孔涕泣曰帥恩仁厚感且不朽顧寒素安從得巨資盡貨所有不及千金奈何局長曰我慮帥怒君有不測今若此大幸也姑徐圖之或不難告貸足額

孔歸語母妻皆惶悚舉家垂涕孔素謹愿計無所出將仰藥自殺母止之曰金被盜去兒以身殉不知者人以爲自盜死益無以自明萬一兒死倖獲盜金還冤白兒不能復生矣孔泣拜受命日惶惶於告貸緝盜事轉懈公家以軍款有着落亦

不窮盜蹤

孔有同僚王某者任科員雅與孔親失金之三日王與孔共飯天忽然起雷聲王聞雷陡色變遂停箸走避複室曰我疾作矣平生最畏雷今日尤甚同僚嗤其有稚氣薄暮皆散值孔某以鉤稽繁瑣歸獨後見王畏雷不敢行傍惶遶室趨語曰君家距此太遠盍勿過寒舍晚飯待雨霽雷止君再歸不遲王稱謝孔家常過從距局甚逼遂張蓋偕孔歸孔又沽斗酒與王酌爲彼壓驚酒罷雨益甚王逡巡不敢行孔掃榻留王宿

王居偏仄王榻後隔一板卽孔母居室夜分雨如注巨電閃爍照室中光明如晝電過處霹靂大震孔母

不能睡輾轉反側聞王喃喃語不已初猶以爲醉後夢囈不留意已而聲益清語亦悲語語曰天乎雷勿來擊我金我盜也我不抵賴我明日誓還之官中金未動也天乎雷乎何逼我太甚我知罪矣如是者反覆說不已孔母知有異急起呼其子來聽果然孔排闥入見王合掌坐牀上殼棘可憐孔舉帷與語曰君言我悉入耳君出此下策我可相諒唯上天難欺君宜焚疏天庭自懺雷或赦汝王且慚且感不知孔之給已也急索紙筆具陳盜金狀某時製鑰某時盜金得金後急馳至某所交某手輾轉藏某處金至今未動鈔券摺疊如舊僅散去五十金耳一一不少諱孔待其寫畢攬而納諸懷以家人守王夤夜白局長局

長○執○王○去○王○神○色○倉○皇○一○詰○而○服○更○命○人○按○其○牒○語○
 搜○某○所○某○人○果○得○金○如○失○數○封○識○宛○然○遂○執○付○有○司○
 尤○奇○者○王○疏○既○具○雷○始○收○聲○
 倚○虹○曰○此○壬○戌○夏○初○實○事○也○特○姓○氏○假○託○以○存○忠○厚○

耳○鳴○呼○雷○無○靈○耶○何○以○有○此○事○雷○有○靈○耶○何○以○不○恆○
 有○此○事○意○者○王○某○之○良○心○未○盡○泯○聞○雷○而○猶○有○愧○忤○
 巨○惡○大○奸○雖○霹○靂○千○萬○敵○充○耳○弗○聞○無○動○於○中○歟○



雷下良心



金屋啼痕

倚虹

貴人某多金而盛蓄姬侍列屋以居者不僅金釵十二也某媼歷高門華閫久善伺主人喜怒聞貴人某賚奴僕豐且厚乃多方蚤緣入其家執役於貴人之某姬不一月媼告退去出語人曰雖日畀兼金我不堪此地獄苦也衆詫怪請媼略舉以告

媼曰貴人家有樓樓凡五楹前後各二合之殆十楹矣絕宏敞樓僅一梯貴人居樓下長日踞案理文書梯在貴人座後誰何上下必經貴人前婢媼有往來頻數者貴人怒以目相率緣梯還樓上噤不敢聲貴人盡納諸姬於一樓姬若干猝不能舉其數蓋樓上居者或姬

或婢名目繁夥貴人視之姬亦婢婢亦姬二而一一而二也然我輩乃大苦矣稱謂偶謬受者必不樂聞

貴人遇諸姬似無所愛憎何以故諸姬釵飾均一致衣履又多布素月費有定額數極菲薄姬侍有點者瞰貴人有喜色仰面乞加懋賞貴人笑曰人生難得是温飽我今温飽汝恩義極矣尙復何求於是諸姬除温飽外亦不敢別有希冀相與猜嫌悉泯以爭妍取憐爲多

事零丁孤苦互相慰藉一樓多姬
終歲無評話聲懾於貴人之威者
半無所手無所妬推誠相與者亦
半
諸姬親暱貴人所弗喜也何以故
貴人視諸姬直囚徒終日岌岌慮
其叛已三五聚談貴人疑爲沙中
偶語設爲貴人聞見必嚴斥之或
謂前有數姬以形影過密相機結
伴宵遞貴人懲前車時時引以爲
戒也故多姬嘯聚一樓終歲無聲
息縱有話言聲絕細如蠅防爲貴
人聞也歡笑聲更不敢作偌大一
樓正如啞國陰森之象大可怖人
樓之四周初咸有窗以諸姬故闌
以鐵梗鐵梗以外障以鐵沙玻璃
亦易以堅厚磨紗者春秋冬禁啓
玻窗但許透光夏則弛禁然亦僅
許啓其半入夜嚴扃如故其實窗
外復有崇垣卽諸窗洞啓但能微
窺天日他亦無所覩也顧貴人日
猶戚戚防範之或疏我輩以勞力
傭工非姬非婢寧能坐此牢寵耶
諸姬長者已四十許人稚者才十
日非得貴人諾不得下其實貴人
六七婢則十三四乃迄二十悉備
十三以下之婢貴人弗欲延之登
樓似不合貴人之所需也貴人歲
必納新婢二三逾年婢而妾矣故
婢數之增亦妾數之增婢無止境
妾亦無止境推陳出新樓濟濟
也貴人此中亦大有斟酌年事稍
長進御已數者驅而之後樓新進
少艾則否樓中人私諡後樓爲枉
死城以置身彼中去死日近
貴人有嚴令無論姬或婢上樓之

永無允許下樓之一日。歲朝令節。貴人亦不責諸姬。以禮法不必拜跪。慶祝貴人。匪蔑禮。唯恐諸姬下樓耳。姬婢中有病者。貴人亦禁醫。登樓。貴人諳藥性。出丸散之屬。相餉。有服而愈者。有因以不起者。亦有殮殍牀第。微呻疾苦。意若求醫者。貴人亦屹然弗爲動。蓋貴人之意。死一人。事小。毀一樓之法。事大也。必香消玉殞。貴人乃許其軀殼下樓。

門外事不知。即樓下是何境界。亦茫然。吾得間偶述都市變遷里巷瑣屑。姬託爲異聞。余曰。貴人不與言耶。姬泫然曰。婉嬾枕席惴惴其慄。寧敢問闔外事乎。貴人有尺籍。凡姬婢皆注其姓名於上。附以賣身文契等。餘白則注月費若干。某衣已給。某飾已製。開卷瞭然。不謬毫髮。一日某姬向貴人索衣。貴人謂記得已畀汝矣。姬泣。陳無之。貴人乃發篋檢籍。知所記訛。認因是樓中人皆知貴人。

有此版圖。貴人治國有賢聲。殆家齊而後國治也。貴人治樓。威重於恩。稍不遂意。卽責交。至盛怒。每呼人操杖。最難堪者。往往迫侍媼。以鞭其所事女。主媼或遲疑。不敢奉命。貴人叱媼曰。主人唯我。彼輩皆雞豚。汝猶庖耳。我呼庖人殺雞。奚不操刀。其剛愎類此。午夜夢回。一樓人靜。有時聞嬌啼隱泣聲。宛轉哀鳴。正貴人扑作教刑也。明日問伙伴。被刑者何罪。其事又絕細。貴人慣於細過用。

重典此其中蓋別有見地歟

貴人位尊僚吏咸詣府白事以故
貴人恒不出門有大典偶出微拽
樓門砰然鎖合巨斧莫能關貴人
歸投匙乃啓門外有邏者樓上媼
有事出必奉命於貴人貴人諾得
出及門守者遍身摸索乃放行夾
代傳遞雖片紙尺楮皆犯禁入門
檢查亦然大凡貴人御下愈親近
者其疑愈甚待我如罪人云胡能
堪

卽雜用必需物品亦依時送樓不
憂匱乏因是諸姬月費一無所耗
貴人隔年必一收謂交我爲爾輩
彙存寄諸銀行子母相權可成巨
數諸姬烏敢抗雙手以奉貴人乃
席捲而去微聞貴人語人曰小人
挾金必懷異志此亦貴人消弭異
志之策略也諸姬以一身且非己
有身外之物又何論焉

者卽流產亦未聞或云貴人老矣
或云貴人多慾而寡男其實非也
貴人固知醫凡有姬侍未御必先
飲以藥趣其斷育蓋貴人計慮至
周密恐母以子貴不易制足以壞
樓法毋寧其已終其身可在我囚
禁箠策中也諸姬有知貴人深心
者恆歎曰是殆置我輩於萬劫不
迴之地獄中耳

尤有一事亦可怪世之納妾蓄婢
者志在漁色如貴人樓上羣雌或
老醜或多病或蠢劣固不必說餘

一事絕奇樓上諸姬無一生子女

樓上飲食茶水皆有媼專司其事

亦。裙。布。荆。釵。類。村。姑。十。九。皆。黃。瘦。
枯。腊。以。言。色。殊。不。足。漁。以。貴。人。之。
力。不。難。致。天。下。佳。麗。奈。何。戀。此。危。
樓。大。開。地。獄。以。收。魔。鬼。知。之。者。言。
謂。貴。人。好。名。不。敢。羅。豔。色。以。速。謗。
貴。人。嗜。然。貴。多。而。不。暇。抉。擇。且。美。
人。之。絕。豔。者。必。負。驚。才。貴。人。量。力。
正。恐。不。易。馴。伏。故。歲。糜。有。限。之。金。
錢。以。收。買。無。限。啼。饑。號。寒。之。弱。女。
色。遜。而。慾。固。可。縱。也。以。是。因。緣。貴。
人。樓。上。有。人。滿。之。患。

我。不。忍。貪。得。微。金。坐。觀。地。獄。乃。決。

然。捨。去。臨。去。之。前。一。夕。有。數。姬。乞。
我。致。聲。其。父。母。謂。身。入。侯。門。其。存。
其。歿。家。莫。聞。知。我。一。一。依。其。居。址。
遍。訪。多。已。屋。是。人。非。不。可。究。詰。蓋。
滄。桑。幾。度。矣。在。諸。姬。之。父。母。遙。望。
高。樓。猶。以。爲。其。女。得。近。貴。人。依。託。
得。所。庸。詎。知。已。墮。落。地。獄。中。耶。

金屋啼痕



雪窖騎兵語

虬 倚

余頃以一種機會得與一退伍之兵語。兵直隸楊柳青人。十四歲投身行伍。爲騎兵。戍黑龍江。凡十五年。龍江全境渠馬足殆。遍刃紅鬃子。以數百計。屢瀕絕地。不死。寒夜燈昏。渠爲我述往事。兵退拉雜記之。語語存其真。不欲以我意失其本來面目也。

兵曰。余少好騎馬。入伍充騎兵。龍江地迥奇寒。鬍匪飄忽如疾風。非騎兵莫能制。余以是得上馬殺賊於冰天雪窖中矣。

黑龍江每歲五月雪未消。八月雪又積。祁寒特甚。雖六月極熱時。非厚棉衣褲不能耐。早晚更不能去裘。凍死極尋常事也。我輩騎兵服裝。衣褲皆皮製。內襯以厚棉衣褲。手套長及肘。亦以厚皮爲之。護首以皮冠。冠連面。幕長及頸。際中露二目。每出征歸來。視睫毛上皆嚴霜。凝集非霜也。口中之熱氣上騰。凍而成冰。層下馬後。十指色白如羊脂。必納之冷水中。久之乃有知覺。始痛徹心肺。更搓之指尖。乃溫。若凍而投之熱水中。肉盡腐。

北方之馬皆蒙古來馬。販運至皆野性未經銜轡者。我輩騎兵極喜買生馬。以錢不多。馴服之轉售可得。多金遇好馬。恆留以自乘。蓋黃金易求。良騎難得也。故騎兵生活。唯在調馬。長官知之不禁。養馬轉售。同儕於此中頗能獲厚利。

余得一馬爲菊花青。巨蹄高幹。性極烈。馬初來營。非特不能騎。人稍近之。咬且踢。人無敢撻。余請諸旅長以馬賜我。旅長曰。汝能乘之乎。余曰。能請假以時日。余願以生命付此馬。馬能我服。天也不能。亦天也。旅長曰。壯哉。乃以菊花青付我。我寄之廐中。日僅飼以草數莖。三日馬餓利其疲。困乘之一騎而馴服。馬一負忠義肝膽之動物也。我以血性待之。精誠感之。馬

亦視我如至親。他人乘之。乃倔強不受。每出發。余但遙立廐外。一呼即奔。至余前受鞍轡。余騰身上鞍。已絕塵而奔。迴首視同儕登騎。猶未畢也。故余每戰皆前。非余膽壯。菊花青助我耳。有時遇敵下馬戰。余對敵射擊菊花青。立余背後。以首抵余背。不鳴不驚。余偶伏而射擊馬。亦臥地上。不少動。其敏捷若此。不必加鞭行。甚速。急行時。腹距地不及一尺。長濠丈許。一躍而過。余之屢危。屢不死者。馬力也。龍江雪窖。每戰歸蹄下積冰。厚幾四五寸。必一一敲碎之。余每爲菊花青敲蹄。冰前蹄。余以手執之。後蹄敲。每自屈以就我。蓋與我親暱久矣。洎前年余解甲歸。以距家遠。攜馬行千里。滋不便。不得已。乃貨之。臨別時。馬悲鳴。我

飲泣嗚呼。及今思之。我生平未負人。但負此馬耳。南游吳越。見馬亦夥矣。方諸我菊花青殆驢耳。

我輩在龍江剿鬍子。最冷最險亦最樂。每策騎覓匪蹤。出行可不必裹餼糧。遇鄉村人家。但下馬叩門。便得飲啖。村人遇我輩。至誠懇亦至優厚。嘗曰。公等爲我輩殺賊。我輩能不供給飲食乎。報以錢堅不受。故我輩出征。人馬飲食。隨地皆得。主人餉銀馬糧。可作純益。金收入也。北方臥皆煖炕。家人父子胥共一炕。我輩往往剿匪過遠。假宿民家。主人亦請余上炕眠。雖婦女弗避。忌亦習慣也。若在南方。軍人與人家眷屬。共寢處。必譁然起。而共繫之付軍事裁判矣。有一次剿匪。遇伏同行三十五人。生還者纔十二。以

賊在高處射擊。我輩不能仰攻。我輩所立地。又在平野。無一可掩護。同人咸伏地不動。可三小時。匪以爲悉已橫屍。乃去。當匪彈如雨下。余面前土地著彈。皆塵起。彈去。吾顛僅寸許。顧左右伙伴。不知爲中彈。爲暫伏也。自視亦忘其爲已死。爲未死也。嗚呼。到危險時。亦不知險。日後思量。至堪恐怖。且爲余二十三伙伴悲也。

紅鬍子十九。皆精鎗。馬慍悍。不易擒。業鬍者不盡由於生計。困頓挺而走險。其中有具好身手。不爲人所用者。仍憤而投鬍。有避仇家。憎嫩懼而入鬍。亦有行伍士卒。觸怒長官。開罪同列。不得已。激而入鬍者。故鬍不易爲。必有鬍之膽。有鬍之技。始許爲鬍。知鬍者。

乃○知○當○兵○易○而○爲○騎○難○蓋○有○能○爲○兵○而○不○能○爲○騎○未
有○能○爲○騎○而○不○能○爲○兵○者○也○

今○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亦○騎○也○光○緒○二○十○六○年○始
棄○騎○入○官○張○亦○能○騎○射○但○不○甚○工○就○騎○以○論○張○尙○遠
在○馮○麟○閣○下○也○唯○張○戍○遼○能○不○畏○東○隣○以○是○得○遼○民
心○自○佩○巡○閱○使○印○綬○後○遼○歲○歌○大○有○去○年○豐○收○達○十
八○成○爲○從○來○所○未○有○三○省○之○民○皆○曰○此○大○帥○福○也○帥
之○母○初○爲○縫○紉○婦○刻○苦○自○勵○遼○人○皆○知○之○帥○孝○甚○人
皆○不○可○及○

余○隨○某○軍○會○一○度○入○陝○西○軍○人○入○陝○如○入○寶○山○蓋○陝
中○土○賤○軍○人○皆○可○挾○入○革○囊○中○無○慮○關○吏○稽○征○余○家
有○田○地○父○母○妻○孥○差○足○溫○飽○視○錢○如○敝○屣○余○弗○欲○土

同○儕○力○慙○愚○謂○人○皆○懷○土○汝○胡○自○異○勉○應○之○繫○四○十
兩○於○鞍○次○出○陝○貨○之○所○入○匪○細○同○儕○所○挾○視○余○多○多
喜○可○知○矣○

潼○關○誠○天○險○一○面○依○山○一○面○踞○水○中○僅○羊○腸○通○往○來
軍○隊○過○者○必○散○隊○依○次○陸○續○進○大○隊○則○不○能○行○余○語
同○列○爾○我○二○人○假○以○巨○礮○坐○守○此○關○雖○千○萬○人○那○復
能○過○

余○最○親○愛○之○官○長○某○前○年○忽○以○事○罷○職○余○乃○輾○轉○
某○營○營○長○某○余○龍○江○患○難○弟○兄○也○其○時○某○與○余○同○伍
余○年○少○惟○愛○馬○他○無○所○戀○渠○妻○孥○相○累○餉○糈○輒○不○足
以○自○活○余○每○得○餉○必○以○半○付○之○曰○我○不○需○此○兄○可○攜
此○以○飽○嫂○住○市○有○一○麵○店○與○余○素○稔○立○摺○予○我○謂○憑

此取麵。歲底計值。可免青黃。不給時。余藏其摺。而俾一用之。已而某生子。女家計益匱。余乃以摺付之。謂兄可以此隨時得麵。子女母啼餓矣。凡此種種。皆舊事。相隔七八年。某貴爲營長。余適隸其麾下。以爲必以故人視我。乃某視我。殊落落。我以爲公衆目前當執法。以御下。不能話舊情。我猶諒之。已而聞營長之夫人來。一日。我乃叩營長之公館。夫人出見。視我。瞪目。莫對。余笑曰。某太太。汝不識當年送麵人乎。夫人曰。噫。我目鈍忘之矣。余笑呼曰。嫂。今貴爲營長。夫人矣。那能憶及一小兵。嫂珍重。善爲我辭。兄我亦從此逝矣。乃解軍衣付之。長嘯出門。去翌日。營長趣人留我。不聽。行我笑謝。使者曰。諸兄弟善。事貴人。我年力。

正強。有手足。能騎。能射。何處不可以報國。事人。不願居此。仰斯人之鼻息也。營長知我不可留。贈三十金。爲我膏秣。資余辭。不受。強再三察其意。似誠摯。余亦不欲絕人。太甚。乃受而作歸計。此余解甲時事也。余北人性直。凡人有恩於我者。報以死。無惜焉。余每戰。強敵在先。砲石如雨。官長不退。同列不却。余不返。轡。余嘗曰。我輩騎兵。但須有一好馬。一短槍。佐以五百彈。可以橫行天地間。無可畏事。無可畏人。余生平。無他技。不畏烈馬。能擊飛鳥。槍與騎以外。無他長也。營中每有賽靶之會。中鵠多者。官長有賞。資余。每試立射。十中七八。臥射。十無一失。以故。手巾。毛襪。肥皂等獎品。充滿余之背囊也。

余頃南下見沿杭滬鐵路之駐劄北兵處溫暖之區歌太平之曲視我以前之經過同一軍人生活寧非霄壤之隔唯余詢鄉人之執兵役者謂此間餉薄南方百物昂貴甚苦拮据中有待餉贍家者尤感困難此則又不如吾儕冰天調馬可以輾轉得錢之裕如矣。

余久處苦寒今來江南甚感溫暖龍江行軍覓得杯

水強半泥滓頃飲西湖如醉醴泉今年余二十九江南如有用武地我當以十年筋力報之四十外衰老恐不勝鞍馬勉爲之處處將落人後爾時余亦歸楊柳青與老妻相對話少年事如述舊夢矣倚虹曰年來我以爲國中無兵今聞此兵語不敢謂國中之兵無人但無人能用耳。



嫩社記

倚虹

記

在夜間兩時以後冷僻的白蘭街盡頭十三號巨廈的五層樓上燈光照得雪白可是窗帘密密的遮著外面一些兒光亮全不漏洩樓門也深鎖著門外的人當然也一些聽不出裏面的人聲至於這屋裏的內容是一間會議廳的形式中間只設著一張長案案旁列著十幾張椅子此外沒有什麼了簡直可算是很簡單很靜寂很莊嚴的一個所在這時候屋子裏却來了五六位女郎年紀悉在二十以外三十未滿大家的態度也是很嚴肅的坐在各人一定

的席次上照這樣的狀態瞧起來好似這幾位女賓是來赴宴的然而席上一幅純潔的白檯毯看核杯盤一些也沒有大家坐著的談話沒有一些談笑風生的意思凝坐著髻髻等一個什麼重要的人來原來這是一個秘密的結社這些女郎當然是社員了一會兒門外走進一個很美麗的少年女郎來大家對他很尊重的起立那少女微微的答了禮挾著一隻皮篋向主席的座上一望這時候闖席的社員格外肅默了專注意主席

一

的言論

原來這主席便是這秘密社的社長。一會兒社長起立道：我敬愛的社員諸君，注意！今日雖是本社的常會日期，但是成立大會以後的第一次會期，關於本社的進行，不能不切實的討論……我所一再要使諸社員注意者，便是認清我們這社名的意義。我們社名上次既定了『嫩社』，那末要請大家注重這『嫩』字，講到這俠字原是一種人生剛毅不屈的正義解

釋。凡是人們根據了正義當然要具有俠的行爲，不必要立什麼社，方能提倡俠的事業，更不必由我們女子立這『嫩社』。須知人心險詐，正義銷沈，俠的行爲久已不見。俠的事業久已衰歇，社會上的惡勢力正見膨漲，簡直不容許有俠的活動。縱或有一二個血性人，要做點俠的事業，一著手反被惡勢力驅除，戰敗了。因此我們覺悟在今日惡社會要做一個俠客，非厚積羣力不可。這是我們立社的

原因。但是講到俠客古今來屬於男子一方面比較的佔多數，縱或有一二個女俠客大半爲著一人一家報仇雪憤而起。他那俠的範圍甚狹，他那俠的興味太薄，只可以算是個人的俠客，不是社會的俠客。女子俠客既然爲數甚少，那末女子一切的苦痛煩冤全要仰仗男子了。中國一向男女之界甚嚴，兩性的關係很隔膜。男子既然沒有女子的苦痛煩冤的資料，簡直沒有引起他行俠的機會了。女

子的苦痛煩冤不是要永遠沈淪嗎。

社長說到這裏大家不禁同情的鼓掌。

社長接着說道因此我們設立這個『嫉社』社員全是女子所辦的俠的行爲全屬於女界質言之我們這個『嫉社』便是女同胞伸冤訴苦的機關誅伐強暴的法庭保護安寧的警察指導幸福的真神我們社員既明白了『嫉社』的名義嫉社的責任可要完全擔

負不可輕輕放過啊。

社長說到這裏大家不禁同情的

又一鼓掌真誠的表示負責

社長又接續的說道如今我要宣

布我們嫉社的進行事業和行俠

的範圍了……說到這裏社長打

開皮篋抽出一葉文件社長道這

上面是採取列舉主義請社員注

意社長便朗讀道

一男子以詐偽的愛情誘惑女

子圖快獸慾或覬覦財產者

本社第一步對於女方勸告

男方警告警告無效應取嚴

厲手段破壞之

一重婚者未成立前警告之取

消既成立者破毀之倘其重

婚動機屬男方女方誤墮術

中者本社對於男方尤應嚴

重懲創

一虐妾者虐妻者虐嫡者本社

對於被虐者應嚴重保護教

濟對於加害者嚴懲

一蓄婢者限期勒令解放違者

嚴懲一面將被虐者先行以

安全的方法救濟之

一。女傭受雇主過分之逼迫勞動者應救濟之加雇主以警告

告

一。工廠商店之女工本社應妥

密保護有逾分之勞動威嚇

之脅迫者本社酌量情節輕

重予加害者以懲創並勒令

其改良

一。解放娼妓以巨金立學校授

娼妓以生活技能畢業後妥

為謀職業

一。嚴懲蓄妓之鴿母

一。掃除秘密賣淫其困於生計

者救濟之適用救濟娼妓法

一。制止媒婆之活動

一。不由本人之信仰宗教以甘

言詐術利用婦女悲憤時機

引誘其祝髮為尼者應嚴懲

一。面救護被害者

一。婦女有隱疾者通告之而為

介紹醫院免費的治療

一。婦女不得已而負債其有非

法重利盤剝致陷債務者於

危境者本社當保障之

一。婦女遇有非法脅迫及非法

遺棄者本社調查所及悉力

救護其旅行中之婦女本社

社員尤宜隨時盡保障之責

任免為強暴所侵凌

一。本社對於加害者所定罰則

分下列三項

甲。警告 乙。禁錮 丙。死刑

但非罪大惡極或至不得已

時不得用死刑施行死刑後

應宣布其罪狀於社會

一。服務本社者應終身誓守秘

密及具有犧牲之精神者

社長讀完了這一篇社章社員又全體。的。拍。掌。內。中。有。一。社。員。起。立。道。社。長。本。席。有。一。個。意。見。社。員。的。資。格。應。該。限。於。『。獨。身。主。義。者。』。因。為。什。麼。呢。有。配。偶。者。難。免。為。男。子。所。利。用。而。放。棄。其。職。務。或。竟。違。反。其。主。義。很。足。以。障。礙。我。們。嫩。社。的。進。行。社。長。聽。了。他。這。話。沈。默。一。會。徵。求。多。數。社。員。的。意。見。內。中。有。一。個。社。員。道。本。席。以。為。獨。身。主。義。

者很少與男子接近的機會因此不能刺探種種男子壓迫侮辱女子的事實反足以使我們嫩社不能大活動況且與我們嫩社同情者未必盡屬於獨身主義者有配偶的人並不與我們嫩社主義衝突還是免除了這個限制可以吸收多數社員增廣我們嫩社的能力

另一社員起立道本席以為行俠的人第一要件是自身要具有犧牲的精神有了配偶的人因戀愛

上。家。庭。上。便。有。許。多。割。捨。不。下。的。牽。掛。那。末。犧。牲。的。精。神。當。然。減。少。了。犧。牲。的。精。神。缺。乏。俠。的。元。素。便。缺。乏。了。至。於。因。此。漏。洩。秘。密。弛。懈。職。務。等。等。更。是。意。中。事。了。

大家聽了這話一致的拍掌連那反對的社員也服從這理論了於是社長鄭重聲明凡社員皆限於獨身主義者

社長又道我們這社裏的徽章就定這『嫩』字社員的口令便是『身體力行』四個字社員聽了

又拍掌。

社長道：「社裏大體已經議妥了。我們現在要開始討論我們嫩社第一件應辦的什麼事，表顯我們嫩社的精神。有一個社員道：『這當然，女界中最痛苦最不平的一件事，做起社員聽了這一句話，異常的興奮。』」

出那一件是最痛苦最不平的事。我們可以着手。有一個社員嚴肅的起立，好像要有很重大的報告大家。全十分的靜默著，細聽那社員正要發言。忽然壁上的一陣特別的鈴響，衆社員不到一分鐘，遂從複室的機關避去。頓時會議室裏又換了一種。

布置原來那鈴聲是一種危險符號。是守門的人警告警察來偵查的表示。因此嫩社社員全避去了。後來到底那嫩社是否成立，是否再開會議，是否有什麼俠的動作，沒有人到白蘭街十三號瞧見聽見，也就不得而知了。



捕馬記

倚虹

某年冬。余有事於浙之平湖。舟次六里。橋已夜。午風雨大作。泊焉。同舟有水警署長方君。爲我述捕馬阿九事。委宛見告。語罄天曙。風雨亦止。解維入城。今時越兩年。每聞風雨。輒憶舊談。馬阿九髯。在余目前也。爰記方君言。成捕馬記。馬阿九。劇盜也。縱橫嘉湖間。劫貨殺人。無算。湖屬瀕海。又與江蘇接壤。馬往來跳竄。飄忽靡定。官中無如何。馬勢愈強。黨益盛。顧馬所劫。悉紳富財。又不妄殺。人富者。膽落村居。小民轉不甚畏馬。三五聚談時。且壯其行。一夕。馬忽嘯侶。劫艇。漫游諸港。漢登陸。則變易姓名。雜稱。不得馬。解職以謝。長官官許之。陸乃泛。四艘游弋。偵匪蹤。三期三月。捕馬三月。事一先取重金。若干。購眼線二。領鎗艇。得間。至是。陸以捕馬。自任。要長官。以三。又多在陸轄境。陸亦久挾捕馬志。苦未。水警長陸某。以捕盜名。馬阿九。騷擾處。期在必得馬。員以馬語。陳大吏。吏怒。下營縣捕益力。也有力者。來捕我。勿妄誣他人。馬退局。書而去。瀕行。大聲語局員曰。我馬阿九。釐局水卡。沈其巡船。攫奪槍械。金錢文。

人○中○就○茶○寮○酒○舍○刺○消○息○久○之○無○意○中○得○識○馬○黨○一○
小○盜○乘○醉○詰○馬○行○蹤○小○盜○曰○吾○頭○目○之○行○逕○雖○我○亦○
不○知○來○去○如○疾○風○有○事○輾○轉○以○召○我○頭○目○有○親○信○弟○
兄○十○餘○人○日○何○左○右○若○我○輩○恆○不○能○望○見○顏○色○邇○來○
風○鶴○正○緊○吾○黨○中○難○免○無○見○利○忘○義○者○頭○目○嚴○戒○備○
亦○不○得○不○爾○非○與○我○輩○疏○也○陸○察○其○語○甚○誠○擊○捕○之○
無○益○且○慮○洩○喬○裝○偵○緝○事○馬○益○有○備○乃○與○小○盜○笑○而○
別○明○日○又○刺○船○他○行○

矣○安○能○盜○吾○隣○王○嫂○盜○婦○也○其○夫○王○老○小○馬○阿○九○之○
心○腹○王○嫂○日○治○饌○餉○盜○日○落○後○王○嫂○當○送○飯○歸○矣○陸○
釋○嫗○伏○甲○士○於○嫗○室○俄○而○王○婦○歸○筠○籃○中○猶○有○殘○羹○
陸○乃○捕○王○婦○去○以○老○嫗○所○說○質○王○婦○婦○一○一○認○不○諱○
但○叩○首○乞○恩○陸○曰○罪○不○及○妻○孥○盜○婦○無○死○罪○惟○治○饌○
餉○盜○汝○亦○盜○也○於○法○當○死○汝○能○招○爾○夫○來○縛○馬○阿○九○
以○獻○我○當○赦○爾○夫○婦○罪○且○賞○千○金○更○畀○而○夫○一○末○職○
婦○曰○馬○阿○九○遇○吾○夫○厚○吾○夫○烏○忍○負○阿○九○陸○佯○怒○呼○
左○右○趣○斬○盜○婦○婦○棘○殼○請○姑○緩○斧○鉞○容○招○吾○父○來○徐○
圖○之○此○時○吾○夫○隨○馬○阿○九○遠○颺○吾○亦○無○從○羅○致○陸○曰○
善○解○其○縛○嚴○監○視○而○厚○飯○之○
明○日○覓○王○婦○父○至○一○龍○鍾○叟○也○陸○語○以○故○叟○曰○吾○婿○
搜○蕩○中○住○戶○於○破○扉○中○得○老○嫗○嚴○鞠○之○嫗○驚○曰○我○老○

無○行○吾○恒○憂○其○不○令○終○今○許○其○自○新○深○感○高○厚○我○當○
招○其○來○能○捕○馬○阿○九○否○我○不○敢○必○叟○去○輾○轉○覓○王○老○
小○越○旬○日○始○偕○來○謁○陸○初○猶○恐○懼○不○敢○前○陸○曰○我○非○
賺○人○者○彼○來○庸○何○傷○王○老○小○至○驚○怖○不○敢○仰○視○陸○曉○
之○曰○我○與○汝○無○多○語○汝○能○縛○馬○阿○九○者○盡○赦○汝○罪○更○
賞○千○金○界○一○官○不○則○汝○速○去○我○先○殺○汝○妻○他○日○捕○得○
汝○刑○與○汝○妻○同○我○今○日○不○殺○汝○縱○汝○去○者○以○汝○來○乃○
汝○妻○父○招○致○非○我○捕○得○我○生○平○不○願○以○詐○術○賺○人○也○
禍○福○汝○自○決○語○畢○呼○左○右○擁○王○婦○至○與○王○老○小○相○對○
跪○王○婦○泣○語○王○老○小○曰○嗟○乎○我○之○生○死○繫○君○一○諾○王○
老○小○亦○悲○不○能○已○涕○泣○如○雨○下○蓋○殺○妻○賣○友○兩○都○不○
忍○何○去○何○從○頗○難○裁○決○也○

捕馬記

已○而○王○老○小○曰○馬○阿○九○勇○猛○勝○我○十○倍○小○人○實○無○力○
以○縛○馬○陸○曰○汝○不○能○縛○馬○汝○但○以○馬○之○蹤○跡○隨○時○密○
告○我○率○軍○隊○來○汝○更○爲○內○應○功○亦○與○縛○馬○等○王○老○小○
游○移○不○忍○婦○揮○涕○以○勸○王○老○小○乃○署○諾○留○其○婦○爲○質○
愴○然○自○去○久○之○無○消○息○陸○又○趣○人○敦○促○之○一○夕○王○老○
小○冒○雨○倉○皇○至○謂○馬○阿○九○甫○歸○自○滬○在○沈○蕩○之○北○觀○
音○灘○召○集○部○曲○將○大○舉○捕○宜○速○過○三○五○日○劫○一○巨○典○
後○將○遠○行○陸○又○詢○馬○居○觀○音○灘○何○許○王○老○小○曰○觀○音○
灘○四○圍○皆○竹○蘆○灘○西○一○小○橋○過○橋○數○十○武○叢○簷○中○有○
紅○牆○破○寺○即○馬○棲○息○處○也○唯○馬○防○衛○甚○嚴○灘○畔○漁○父○
十○九○皆○其○耳○目○望○見○官○艇○旌○旗○便○犇○告○馬○兵○來○宜○秘○
陸○笑○曰○老○夫○捕○盜○三○十○年○詎○不○知○進○退○汝○母○喋○喋○爾○

時。我。自。有。策。王。老。小。忽。忽。去。謂。久。不。歸。馬。必。疑。我。陸。亦。不。留。王。約。翌。日。薄。暮。內。應。捕。馬。王。老。小。既。去。又。返。告。陸。曰。明。日。公。等。來。勿。遽。攻。寺。寺。後。有。荒。墳。四。五。可。伏。兵。其。後。見。我。從。寺。中。出。果。仰。天。以。手。搔。頭。者。再。進。百。無。一。失。小。人。慮。馬。阿。九。爾。時。或。不。在。寺。兵。撲。空。巢。轉。驚。馬。去。功。虧。一。篲。陸。曰。善。此。著。甚。周。密。笑。語。曰。爾。能。棄。賊。來。歸。一。幹。吏。材。也。

是。夜。陸。乃。移。舟。泊。沈。蕩。次。晨。歷。江。北。魚。荆。五。六。艘。水。兵。悉。易。老。農。破。衲。藏。利。械。匿。艙。中。陸。亦。衣。簑。笠。倚。篷。窗。理。網。趣。船。娘。蕩。槳。錯。落。前。進。抵。觀。音。灘。灘。畔。果。有。漁。父。見。來。舟。問。何。往。船。娘。應。曰。捕。魚。漁。父。不。疑。聽。其。前。進。陸。覩。無。偵。者。停。舟。登。灘。遙。望。果。有。紅。寺。在。萬。竹。

中。率。來。水。兵。凡。二。十。六。人。陸。命。以。四。人。守。船。以。六。人。守。橋。防。賊。遁。餘。十。六。人。分。三。路。詣。觀。音。寺。會。於。寺。後。墳。次。陸。自。率。兩。健。者。先。驅。將。及。寺。紅。牆。聞。寺。內。有。人。聲。陸。伏。林。中。蛇。行。以。達。墳。後。屏。息。以。待。時。已。日。薄。曠。曠。矣。

俄。而。果。見。王。老。小。携。滌。具。出。張。目。四。顧。仰。首。看。天。以。手。搔。頭。陸。喻。其。旨。覩。王。老。小。入。急。率。兵。循。牆。偃。僂。以。進。遶。過。寺。後。達。窗。下。聞。窗。內。有。聲。曰。老。小。汝。胡。不。再。進。一。杯。陸。聞。聲。知。爲。馬。阿。九。率。兵。疾。入。大。呼。捉。賊。入。門。見。室。列。巨。案。案。上。列。熟。蟹。兩。盞。殘。甲。狼。藉。盞。畔。瓦。杯。三。四。中。有。殘。酒。馬。阿。九。短。衣。踞。坐。案。上。足。踏。一。酒。甕。身。左。右。列。兩。長。鎗。右。手。方。執。杯。見。捕。者。猝。至。急。擲。

杯躍起。一手欲舉鎗。詎王老小已乘勢先奪去。一兵突出馬阿九身後。緊抱之。馬急不得脫。奪抱者手鎗。砰然四擊。抱者在身後。鎗不能達。抱益堅。門外援兵聞聲齊集。馬阿九手中鎗又彈盡。遂被縛。諸兵方搜餘孽。見牆隅一賊伏地。扶之不起。視之。乃王老小已中馬阿九彈斃矣。馬見老小屍。獰笑曰。王老小我不圖死。汝手中汝又安知我先殺汝也。天乎。

寺外林中。雖有伏賊。聞鎗聲四起。知官兵大隊來。皆奔竄。陸乃械馬阿九歸艇。慮中途有變。星夜揚帆。下平湖。陸就舟中。約略訊馬神色。鎮定笑曰。無多語。死耳。非丈夫不敢爲盜。畏死非盜。直狗偷耳。陸嘆曰。以汝材幹。何事不可爲。奚必盜馬。大笑曰。盈天下皆

盜也。豈獨我。我不諱言盜。我之盜盜。以正可盜。則盜不可盜。則止。孤寒之家。我不忍盜。中落之戶。我不屑盜。不仇我者。不血吾刃。殺人雖多。無一冤魄。我雖盜。固心安理得也。陸呵曰。盜矣。那復有理。馬更狂笑曰。然哉。然哉。無理者皆盜也。試問年來執政貴官典軍。藩鎮說理者。幾人。彼輩盜國。我輩盜錢。同一盜耳。何厚責我。陸曰。汝狂易矣。雖然。我甚愛汝。頗惜汝。死馬笑曰。我苟圖官中之富貴者。我貴久矣。今日或駕公上。我恥爲官。故甯爲盜。作官志不過得錢爲盜。亦意在溫飽。取逕各殊。庸何傷。吾半月前遊滬。挾金甚豐。買笑娼家娼之媚。我者甚至與諸客縱博。客驚我富。尊我。諛我。又不殊貴顯。我心甚慚。久亦能安。幾自忘。

爲盜嗟夫世間所尊者金有金便爲貴人不問金所從來以是因緣誰不欲盜幾視強盜爲神聖之生涯今不幸爲階下囚我亦視爲固然無所怖無所悔無所慙宇宙之大黃金日貴巧取豪奪十人而九特操術不同強盜之名又烏足辱我陸聞言微囑語馬阿九曰爾疲矣可稍休息賜以酒肉阿九稱謝且飲且啖談笑自若醉飽鼾眠舟抵縣城猶未醒其從容鎮靜有如此

明日縣令坐堂臯鞠馬阿九馬睨而騰無一諉卸詰其餘黨若干馬笑曰更僕難數令曰名字誰何一

具陳當依法捕治馬曰諱盜之名行盜之實者皆我黨也捕不勝捕我果一一告官中恐無此大獄令慮其妄語不多訊嚴械下獄湖之人久震馬阿九名是日聽訊者滿廊下覩阿九威儀言語嘆曰此壯士也天下無道遂令斯人爲盜可悲也

又明日以軍法肆馬阿九於市論功行賞王老小妻得金五百持金泣曰吾夫以我故賣友至死身亦飲彈是殺吾夫者我也嗚呼遂削髮爲女冠終身諷經自懺其罪

下 塔

虹倚畢

在那太陽將落山的時候。黃妃塔下有一個少年。曳着一根手杖。很沈悶的。在塔下四周。予有時候仰着首。瞧着塔。見塔尖殘餘的斜陽。漸漸兒越紅。越瘦了。有時候低着頭。再瞧一瞧。到塔上來的那條。蜿蜒的山徑。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人影。少年瞧了一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

少年到這塔下。已經有三小時了。兩隻眼睛。只癡癡的望着上塔來的那條路。不必說是在塔下。候什麼預約的人了。但是始終那條路上。沒有人走上來。並不是沒有人走上來。不過不是那少年所預約的人。雖有千萬人。走上塔來。少年目中。總承認是沒有一個人走上來。

候久了。少年心上。微微的歎道。伊怎麼還不來。昨晚愛神會的跳舞散場的時候。不是明明和他約好了三點鐘。到這裏來。此刻已至五點多鐘了。伊怎麼還不來。伊聽錯了地點嗎？不會。不會。我說得很清楚。是黃妃塔。伊記錯了時日嗎？不會。不會。我說得很清楚。是明日三點鐘。伊有什麼

事耽擱了嗎？不會不會。今天星期日是伊休息的日子：：那末爲什麼不來？

哦！伊爽約了。但是伊最講信用。我和伊相識了三年。伊的性情我還不知道嗎？伊最尊重信用的。伊決不會爽約。既不爽約。伊怎麼還不來？

哦！伊是拒絕我這預約了！不是拒絕我這預約。是簡直拒絕我的戀愛了。伊不直接拒絕我。伊不。便用書面拒絕我。伊用這不赴約的手段表示。伊拒絕我的態度。唉！伊真拒絕我嗎？我不接到伊明白堅決的拒絕表示。我總不相信。我總不減退我戀愛伊的熱忱！

這全是我的狐疑啊！一些兒沒根據。一些兒沒憑。

證神聖的戀愛。怎麼可以參雜狐疑。狐疑是戀愛的罪人。我對於伊萬萬不可狐疑。有了狐疑。便是我對伊負犯罪的責任。掃除狐疑。打破狐疑。耐着心腸等。伊罰伊大概就要來了。

這時候山徑裏微微的吹了一陣風。吹得那落葉沙沙的作響。少年沈寂的心弦微微一顫。動心想這不是有人踏着落葉的聲音嗎？一定是伊從別一條山徑上來了。想到這裏。心弦格外的顫動。心想伊來了。我和伊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麼：：第一句沒什麼關係。總是問伊爲什麼遲來了。但是這一句也不應該這樣說。這樣說了。很含了責備和詰問的意思了。伊一定要惱了。我還是換一句說的妥當。但是這還

是。小。問。題。我。今。天。預。約。伊。來。是。和。伊。說。明。我。真。正。的。戀。愛。伊。求。伊。接。受。我。這。戀。愛。其。實。我。對。伊。的。戀。愛。表。示。伊。的。精。神。上。早。已。感。覺。了。感。覺。了。伊。並。不。厭。惡。我。並。不。鄙。夷。我。並。不。遠。我。避。我。那。不。是。已。經。接。受。了。我。這。戀。愛。了。嗎。然。而。伊。始。終。沒。答。復。我。一。句。話。道。『我

接。受。你。的。戀。愛。了。』或。則。說。『我。很。感。激。你。的。戀。愛。真。誠。我。也。戀。愛。你。』這。兩。句。話。我。沒。聽。見。伊。親。口。和。我。說。我。對。於。伊。畢。竟。有。幾。分。惴。惴。今。天。伊。來。了。我。可。以。明。白。的。向。伊。要。求。：。也。不。要。求。什。麼。但。要。求。伊。答。復。我。接。受。戀。愛。與。否。的。一。句。話。

倘。然。伊。明。白。的。堅。決。的。答。復。我。了。竟。有。接。受。我。的。戀。愛。的。表。示。那。末。我。應。該。持。一。種。什。麼。態。度。？表。示。一。

種。什。麼。感。忱。？：。少。年。想。到。這。裏。心。房。突。突。的。跳。盪。不。止。神。經。上。陡。起。了。一。種。重。大。的。激。刺。經。過。很。久。的。時。間。方。纔。鎮。靜。也。不。知。是。愉。快。的。興。奮。也。不。知。是。恐。怖。的。反。響。

少。年。又。想。道。倘。然。伊。的。戀。愛。我。正。和。我。戀。愛。伊。一。樣。那。末。求。婚。的。一。句。話。還。是。趁。這。戀。愛。極。熱。烈。的。時。候。提。出。呢。還。是。暫。且。緩。一。緩。：。：。緩。一。緩。罷。：。不。對。不。對。婚。姻。的。神。聖。基。礎。第。一。就。是。戀。愛。根。據。了。愛。戀。的。求。婚。方。是。神。聖。的。求。婚。當。然。今。天。一。併。提。出。了。並。且。萬。一。僅。提。戀。愛。不。提。求。婚。伊。未。免。要。疑。心。認。我。是。一。種。流。浪。的。戀。愛。是。一。種。邪。僻。戀。愛。是。一。種。非。誠。意。的。戀。愛。是。一。種。沒。結。果。的。戀。愛。：。萬。萬。不。妥。我。

必須同時提出。方始光明。方始神聖。或者我先不提出。待伊提出。我再贊同。那末我提出戀愛。伊提出婚姻。兩人都有話說了。然而不對。不對天下有戀愛的青年。總是男的方面。提出求婚。女的方面。允許簡直由女的方面。提出事實上。恐怕很少。唉！我真癡了。我真頑固了。伊既接受了我的戀愛。伊又表示戀愛。我了我提出求婚。伊萬萬不會拒絕的。伊萬萬不能拒絕的。想到這裏。少年的情膽。陡然膨漲起來。鬍鬚是飲了一觴白蘭地。

上塔來的一條山徑裏。隱隱約約有一兩點人影。徐徐的上來了。少年望見人影。心想一定是伊來了。便從塔下走下山徑去迎接伊。剛下了幾磴。望見山下

的人影。有兩個少年。便又縮住了脚。不往下走。心想伊怎麼又和一個人同來呢。那同來的又是誰。有人同來了。我心中的。一番話。怎麼可以發表。戀愛的問題。只有男女兩個人。可以能決。可以研究。可以試驗。一有了第三個人。這戀愛的談判。只好中止了。伊是一個很聰穎的人。怎麼今天這約會。伊竟攜帶着另外一個人同來。伊一定是誤會了。以為我約伊是一種普通的游覽。所以招邀一個伴侶。唉！伊真是糊塗了。我果然是約伊游覽山水。我可以具柬邀約。我可以公開延請我。昨晚不是在跳舞會剛散的時候。和伊秘密的約定。我還記得我那說話的時候。很囁嚅。我那態度很不自然。並且我那兩句話。又很簡單。

說。話。的。聲。音。又。好。像。十。分。的。低。微。而。短。促。伊。聽。了。我。的。話。點。一。點。頭。微。微。的。應。了。一。聲。也。是。不。自。然。的。轉。過。臉。去。我。在。人。叢。中。瞧。過。去。見。伊。的。臉。有。些。微。紅。了。那。末。伊。是。猜。着。我。邀。約。伊。的。意。思。了。怎。麼。伊。今。天。還。挾。着。一。個。伴。侶。來。呢。况。且。這。黃。妃。塔。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春。秋。佳。日。還。有。些。游。客。冬。寒。風。勁。誰。來。塔。下。踏。着。枯。枝。敗。葉。憑。弔。斜。陽。呢。這。明。明。是。密。會。的。表。示。伊。怎。麼。不。了。解。呢。：

塔
下



少。年。這。時。候。也。不。肯。走。下。山。徑。去。迎。接。那。上。來。的。人。也。不。走。回。塔。下。却。坐。在。山。徑。旁。邊。一。所。古。墓。的。石。凳。上。不。住。的。用。手。杖。撥。那。殘。碑。上。的。苔。蘚。消。遣。他。沒。奈。何。的。光。陰。一。會。兒。山。下。的。兩。個。人。上。來。了。一。男。一。女。石。凳。上。坐。着。的。少。年。固。然。不。認。識。那。上。來。的。男。子。也。不。認。識。那。女。人。完。全。不。是。少。年。心。上。的。伊。少。年。心。想。果。然。不。是。伊。伊。來。一。定。是。一。個。人。伊。決。不。會。如。此。的。糊。塗。的。因。此。又。提。起。了。精。神。對。山。徑。癡。

望露出很焦悚的樣子。盼伊的影蹤。但是久久的。仍不見伊的蹤影。古墓碑上的石蘚。却被少年的手杖。剔除得十分乾淨。顯出那剝蝕的文字。

少年的心裏。只有伊。少年現在的。唯一願望。就是伊。來伊以外的什麼人。什麼山。什麼水。什麼古墓。什麼殘碑。什麼樹。什麼木。什麼落葉。什麼幽花。少年全沒瞧見。連那近在咫尺。轟天的高塔。少年也似乎沒掛在眼角。

斜陽已沒了。山徑裏又起了一陣晚風。蔚藍的天光。漸漸的昏黑下來。少年依舊坐在古墓的石凳上。癡癡的望着山下的那一條路。盼着伊來。心想時候已晚了。伊來時也沒有多少猶豫的時候。我只對伊說。

三句話。一句是「我真誠的戀愛你」。第二句是「我希望你接受我的戀愛」。第三句是「我在世界上永遠不再戀愛你以外的一人」。倘若伊答應了。我再提求婚的話。

這三句話。少年顫動着薄唇。口中念念了萬千聲。但是所盼望的伊。還是不來。少年千鍾百鍊的話。始終沒有機會送入伊的耳鼓。

新月上了。蕭寺的晚鐘一聲。一聲。趁着微風。吹上山來。塔上一羣怪鳥。啾啾的叫着。帶着酸楚的聲音。少年這時候。雖坐在古墓的石凳上。依舊不動。但是晚烟籠罩。暮色蒼茫。已瞧不見那條山徑了。



慈善事業

畢倚虹

汪夢樓做了一個銀行裏的會計員，還兼了一個專門學校裏的簿記教員，每月所收入的薪水總在一百八十元以外，娶了一位夫人是游歷過學堂沒有畢業的官家小姐，名喚梁靜珠。汪夢樓雖然是一個新社會的人物，却並不嫌他夫人是半舊式的小姐。因汪夢樓常常對朋友說：處現在這種舊家庭娶妻太新了，反不能維持家室的安甯，太舊了，又嫌不大適用，不能應付現在的社會環境，最好有新的智識舊的精神，是最良善的妻材。恰巧這位梁靜珠小姐

合上他理想的夫人，故此結婚以後，伉儷很篤，並且也有幾個小國民產出。汪夢樓左顧孺人，右弄稚子，固然自得其樂，便是對於國家也總算盡了製造國民的責任了。

但是在汪夢樓眼光中，梁靜珠樣樣全好，只有一樣有些瞧不上眼。你道是什麼？原來梁靜珠喜歡吸枝香煙，其實吸香煙也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女人吸香煙，在中國今日的社會也算一種平淡的流行嗜好。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可知汪夢樓自己不吸香煙，便有些嫉惡如仇，常常勸過梁靜珠可以不吸。誰知梁靜珠竟不答應，說道：你成日價的在行中辦事，我蘭閨清坐，除掉同小孩子逗一回頑笑，簡直沒事。只

好。藉。煙。草。來。解。悶。况。吸。慣。了。煙。每。逢。飯。後。若。不。吸。一。枝。口。中。真。覺。油。膩。不。堪。胸。中。飽。悶。不。舒。所。以。這。烟。要。算。是。第。二。種。的。飯。糧。不。吸。那。真。是。不。行。汪。夢。樓。又。查。出。許。多。說。香。煙。害。處。的。書。籍。圖。畫。來。指。點。着。與。他。夫。人。看。又。嘮。嘮。叨。叨。說。個。不。休。誰。知。他。夫。人。梁。靜。珠。只。管。聽。他。說。只。管。吸。個。不。休。往。往。梁。靜。珠。一。面。吸。着。煙。一。面。聽。他。丈。夫。說。着。竟。不。動。念。汪。夢。樓。見。說。不。下。來。多。說。了。反。傷。了。感。情。也。只。索。罷。了。

誰。知。吸。煙。的。人。有。一。個。脾。氣。煙。量。一。天。比。一。天。大。煙。的。口。胃。也。一。天。比。一。天。高。香。煙。公。司。因。為。利。用。着。吸。烟。的。人。這。兩。種。脾。氣。煙。價。也。一。天。比。一。天。貴。從。前。梁。靜。珠。每。天。不。過。每。飯。以。後。吸。個。一。枝。半。枝。下。午。等。着。

夢。樓。不。回。來。吸。一。枝。兩。枝。解。解。煩。悶。統。計。一。天。不。上。五。六。枝。那。知。不。到。兩。年。癮。頭。越。來。越。大。早。起。也。吸。睡。覺。也。吸。每。天。竟。非。十。二。三。枝。不。可。汪。夢。樓。嘗。笑。道。外。國。人。家。庭。另。外。有。一。間。吸。煙。室。我。們。夫。人。現。在。已。經。將。吸。煙。室。附。設。在。被。窩。裏。了。可。想。見。梁。靜。珠。煙。量。弘。深。並。談。到。煙。價。梁。靜。珠。出。身。官。宦。人。家。下。等。的。煙。自。然。不。能。上。他。的。金。口。吸。的。盡。是。第。一。等。牌。子。其。初。那。些。第。一。等。牌。子。每。罐。不。過。六。七。角。洋。錢。最。貴。了。誰。知。愈。賣。愈。貴。現。在。梁。靜。珠。所。吸。的。總。在。一。元。一。罐。的。了。平。均。替。梁。靜。珠。算。算。看。每。天。吸。十。五。枝。每。罐。五。十。枝。三。天。一。罐。每。罐。一。元。每。月。三。十。天。至。少。要。十。元。一。月。這。還。是。梁。靜。珠。個。人。在。家。吸。吸。若。遇。着。出。去。游。覽。觀。

劇。或。則。小。姊。妹。來。坐。坐。說。說。那。煙。的。銷。場。更。大。概。每。天。一。罐。還。不。大。夠。吸。呢。這。種。統。計。報。告。全。是。汪。夢。樓。大。會。計。家。實。地。調。查。出。來。皺。著。眉。頭。向。他。朋。友。說。的。那。是。一。些。兒。不。會。錯。了。

有。一。天。汪。夢。樓。因。為。銀。行。裏。半。年。結。帳。回。家。的。時。候。差。不。多。要。到。夜。深。了。一。回。家。便。嚷。著。餓。極。了。他。夫。人。梁。靜。珠。口。銜。着。香。煙。便。叫。娘。姨。出。去。到。巷。口。粥。店。裏。買。點。稀。飯。來。給。汪。夢。樓。充。饑。他。娘。姨。問。要。買。多。少。稀。飯。梁。靜。珠。道。我。不。大。餓。只。要。買。三。碗。稀。飯。就。夠。了。多。買。了。沒。人。吃。也。是。糟。掉。未。免。可。惜。那。娘。姨。便。登。登。的。下。樓。去。買。稀。飯。不。一。回。稀。飯。買。來。熱。騰。騰。香。噴。噴。的。盛。滿。了。半。盂。梁。靜。珠。又。親。手。替。汪。夢。樓。辦。了。兩。樣。可。

口。的。小。菜。汪。夢。樓。半。夜。辛。苦。以。後。吃。着。這。又。香。又。熱。的。稀。飯。賽。如。飲。了。瓊。漿。玉。露。一。面。吃。着。一。面。問。娘。姨。道。這。些。稀。飯。共。計。買。了。多。少。錢。娘。姨。道。稀。飯。只。一。個。銅。元。一。碗。買。了。三。碗。只。化。了。三。十。文。汪。夢。樓。雖。然。是。個。銀。行。會。計。家。稀。飯。的。行。情。却。向。不。經。心。現。在。聽。見。只。有。十。文。一。碗。連。呼。便。宜。便。宜。梁。靜。珠。接。着。道。現。在。米。貴。稀。飯。也。漲。價。從。前。只。有。七。個。錢。一。碗。如。今。十。文。一。碗。窮。人。已。嚷。着。太。貴。不。敢。吃。飽。怎。麼。你。還。說。便。宜。呢。他。夫。人。說。着。順。手。又。在。香。煙。罐。內。抽。出。一。枝。香。煙。劃。上。一。枝。火。柴。呼。呼。的。又。吸。起。來。頓。時。一。房。間。煙。霧。騰。騰。的。也。不。辨。是。稀。飯。的。熱。汽。還。是。香。煙。的。煙。氣。汪。夢。樓。一。面。儘。吃。着。稀。飯。一。面。看。着。他。如。花。似。玉。的。

夫人吸香煙忽然心中一動，笑嘻嘻的問他。夫人道：「你現在吸的這種牌子香煙要多少錢？」一罐他夫人道：「賤價現在貴了，要一塊大洋。」一罐汪夢樓回過頭來問娘姨道：「現在一塊大洋換多少銅元？」那娘姨道：「現在洋價大差不多，好換到一千五百文呢。」汪夢樓點點頭笑對他夫人道：「你這煙一罐一元，合着錢價是一千五百文，一罐五十枝，合着是三個銅元，一枝哈哈，照此算來，你吸一枝香煙抵得我吃三碗稀飯。你剛纔已經連吸了兩枝香煙，抵得我吃六碗稀飯了。他夫人也笑道：「你要照這樣同我算起帳來，我一天要吸二十枝香煙，豈不是抵得吃六十碗稀飯了麼？」老實說，二十枝香煙隨便吸吸，不過如此，果真叫我

吃六十碗稀飯，我這肚皮要漲得開花了，引得汪夢樓和娘姨也都笑了。

這個時候，忽然窗外街口起了一種極悲慘的聲音，尖尖的刺入汪夢樓夫婦的耳朵裏面。那聲音是什麼呢？汪夢樓夫婦子細側耳一聽，原來是兩個討飯老太婆的哭聲。哭聲當中還夾着可憐的話，說道：「老爺太太好，小姐呀，可憐我們討飯的苦惱人，一天已經沒有飯吃，肚皮餓煞了，求求老爺太太好，小姐賞我一碗稀飯吃吃，救救命罷。」那聲音又苦又悲，差不多餓得叫不動了。汪夢樓問他夫人道：「喂，你聽你聽，他夫人也是一個心腸最軟最慈善的人，聽了這討飯的苦聲，也悽然欲淚道：「可憐，可憐，世上苦人。」

怎麼這樣的多呢。忙叫娘姨開了門。送下四五個銅元。給那討飯的老婆子去買稀飯吃。

汪夢樓歎口氣道：你每天少吸一枝香煙，省下來的錢就可以買三碗稀飯討飯的人。一天有三碗稀飯吃，他那一條可憐的性命也可救下來了。在你不過少吸一枝香煙，嘴裏油膩，油膩不大爽快，難過一刻。可知救了討飯的人一條命。梁靜珠真是一個有慧根，有善性的人。頓時大澈大悟起來，斬釘截鐵的，回答他丈夫汪夢樓道：我從今天晚上起，不吸香煙了。一定將買香煙的錢來買稀飯給苦同胞吃。我的嘴裏油膩，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將煙罐中剩下的香煙七八枝使勁往痰盂中一攢，以示他不吸煙的決心。

汪夢樓起初不過一念之動，說罷了不提防他。夫人竟決然的不吸紙煙，并且將吸煙的錢買稀飯救。人真是大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的走過去握着他的手。夫人道：你果然決心如此，真是一個勇士。真是一個大慈善家，失敬了，失敬了。他夫人笑道：從前我是糊裏糊塗的吸香煙，以為這小頑兒吸吸也不妨事的。今天晚上經你這樣一算，又更把稀飯作一個比例，又親耳聽見可憐討飯老婆子喊救命的聲音，我若再不斷我無必要的嗜好，救人家最危急的性命，我真是無心肝非人類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汪夢樓正起身盥洗，要到銀行裏

去辦。公他夫人也跟着起來。汪夢樓笑問道：「你今天爲什麼起得這樣早？」夫人笑道：「我有我的事。你莫管。」汪夢樓去後，梁靜珠又喚了娘姨過來，在抽屜中取出六十個銅元，吩咐道：「你替我買六十碗稀飯。」來娘姨詫異道：「爲什麼買這許多稀飯？」梁靜珠道：「你莫管，你買了來替我放在鑊子裏，熱好，不要冷。我自有用處。」娘姨也有幾分明白，笑着下樓去買稀飯。一路走着，一路念着阿彌陀佛。娘姨去後，梁靜珠取出筆硯，用一張薛濤箋，提起筆來，寫道：「本宅每日午刻十二點鐘，施送稀飯六十碗，每人只准兩碗。」寫好了，候娘姨稀飯買來，便將這薛濤箋貼在大門口。門口走過的人都抬頭一望，頓時一傳十，十傳百，都

說汪公館裏施粥，自然有許多討飯的窮人。扶老攜幼來候。汪夫人施粥，梁靜珠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便命娘姨抬出一張桌子，放在大門院內，預備了十份。筷子熱騰騰，香噴噴的，盛出二十碗稀飯，喚進十



個討飯窮人每人兩碗吃得既飽且熱一批去了又來一批不一刻將六十碗稀飯分作三批吃得乾乾淨淨三十個乞丐皆飽煖而去歌功頌德更不必說梁靜珠伏在樓窗口向下望着歎口氣道咳一人吸香煙怎抵得三十個人吃稀飯早知如此我不過少吸幾打香煙救活苦同胞的性命不知幾十條呢想到這個地方不由得滴下淚來

過了十年八年那汪公館每天施送稀飯六十碗的善舉始終不衰闔城裏的人個個傳頌汪夫人是一個大善人貧苦的同胞見了他差不多要叫他一聲『親愛的母親』汪夫人嘗對人道我那裏有力量做善舉我不過不吸香煙罷了

慈善事業

新舊軍衣

虹 倚 畢

離省城沒有五里路有一個村市名喚劉埭。劉埭上有一關帝廟。算這一區域以內最雄麗的建築了。關帝廟每年要唱兩回戲。唱戲的名義也不知是替關帝祝壽。也不知是爲里人祈福。漫說看戲的人。不了解。便是承辦唱戲的人。也不明白。大家都知道。到這時候。應該唱戲罷了。什麼原因。誰也不去研究。這種根性。中國人是慣有的。也不獨這關帝廟唱戲的一件事。可是廟戲的那一天。劉埭的人男



男女女固然是全要去的便是。大省城裏的人也
 要去瞻仰瞻仰其實省城裏有一另京戲館一另女
 戲館儘有好戲爲什麼城裏人還要擠出去看鄉下
 戲呢也並不是鄉下戲比城裏戲好因爲向城裏戲
 館看戲要化錢買票纔能入座鄉下廟戲不要化錢
 只要有力量擠進廟門便能撈得着戲看不負義務
 只要享權利這是中國人的通病所以鄉下的廟戲
 看客比城裏舞臺下的看客多若說是城裏舞台上
 的角色藝術不及廟戲的藝員那可真冤了

劉球的廟戲那天連帶的陡然臨時添了無數的活
 動商店飯館什麼水果攤呢豆腐攤呢麪擔呢餛飩
 擔呢糖果饅頭燒餅油條等等的擔子全設滿了關

帝廟附近每一個攤旁全張着一面四方布棚遮掩
 陽光遠遠的一瞧好像有許多的行營棚帳拱衛着
 這關帝廟好不威武熱鬧

貼近廟旁有一個小攤小攤的主人是一種中年鄉
 下的婦人攤上的物品是櫻桃櫻桃顏色很鮮豔紅
 潤和珊瑚一般盛在一隻一隻的小籃裏面漫說好
 吃便是走過的人瞧一瞧也要饞涎欲滴櫻桃雖好
 櫻桃的銷路很滯因爲來瞧廟戲的人全是很經濟
 不肯浪費的有了錢還要去買點餛飩燒餅充饑不
 肯買這珍貴的果品消遣自早至午櫻桃的女主人
 只賣了三百錢女主人守着這攤很有些懊惱和煩
 悶的態度

東邊來了兩個雄糾糾的軍人。一路走着，一路笑着。口裏操着北方的口音說的話，似罵人，非罵人，似唱歌，非唱歌。關帝廟前的行人見了他們，全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走，並非關帝廟前行人的腕力抵抗不了。他們兩個人實在精神上對他們已是很畏怯。很屈伏的了。再加那兩個軍人走路的姿勢歪歪斜斜，似乎帶幾分醉意。行人更不敢接近他們了。

關帝廟前無數的小攤，兩個軍人全一一依次檢閱過。來這時候第一個射入軍人的眼簾，引他們嚴重注意的，便是那櫻桃攤。櫻桃的紅豔固然有吸引行人目光的魔力。賣櫻桃的那中年鄉婦更可鼓舞軍人的興味。當時那兩個軍人便走到櫻桃攤前立定。

了。先瞧了一瞧櫻桃，又對着賣櫻桃的鄉婦深深的行了一個注目禮。注目禮原是軍人很尊重的禮節。國慶日大總統大閱軍隊，行過大總統的面前，也不過行這注目禮。可是對於鄉下賣櫻桃的婦人行這禮節，恐怕尊崇的意思很少咧。

內中有一個軍人先動手了。從一隻小籃裏面抓出一把櫻桃，約摸有七八顆，順手往嘴裏一送，合攏了嘴，一咀嚼，兩頰的肉，翕翕一動，幾顆櫻桃核子吐出來。連說道：「味兒不錯。」又向那一個同伙的軍人道：「你嘗嘗看。」那同伙也依了他的勸告，照樣的也抓了一把，吃了吐了核以後，也稱讚了一聲：「好。」可是櫻桃籃裏平空的少了幾十顆了。

賣櫻桃的。中年婦人。先前見他們嘗嘗櫻桃。一聲不敢響也。只對着這主顧行了注目禮。等到主顧嘗過以後。中年婦人使用誠懇的和婉的態度問道。先生要買櫻桃嗎。每籃一角。每堆三十文。那軍人也不理他。伸手又在那籃內隨意取了幾顆。也不吃。却捏在手掌裏。不放賣櫻桃的婦人又問了一聲道。先生要嗎。那軍人依舊不理。地兩個軍人移步要離開那櫻桃攤了。賣櫻桃的婦人這時候急了。稍稍放出高亢的聲音道。先生你不賣吃了我的櫻桃。請你給我幾個錢。內中甲軍人露出很輕薄的態度道。你要向咱們要錢嗎。容易容易。你隨咱們回去。我有錢給你化。乙軍人道。要錢嗎。多吃你點不要錢。咱們倒不要嘗了。那聲音非常的強硬。賣櫻桃的婦人道。先生我們做小本生意的。吃虧不起。請你多少給幾個錢。乙軍人有些憤怒罵了一聲。穢褻粗鄙的話。接着道。你這人好不識抬舉。說罷拉着他那同伙聯臂的揚長走了。賣櫻桃的婦人也憤怒道。吃了櫻桃不給錢。還要罵人。真是殺坏殺坏兩個字。聲音却說得非常低微。然而那兩個軍人走了。沒到七八步。竟聽見了也不知道是沒聽見。誤會了。陡然的回轉身來。用快步走到櫻桃攤。不由分說。甲軍人一脚將櫻桃攤踢翻。可憐那一顆一顆紅豔欲滴的櫻桃。滾了滿地。宛如散了一串珊瑚珠子。乙軍人走過去。照準了賣櫻桃的婦人。臉上要打婦人眼。

快。急。忙。的。閃。過。了。逃。開。去。乙。軍。人。順。手。拾。了。一。隻。小。竹。籃。拋。過。去。正。打。中。婦。人。的。脊。背。小。竹。籃。也。不。是。砲。彈。射。將。過。來。也。不。痛。什。麼。不。過。因。此。一。來。乙。軍。人。的。憤。怒。總。算。發。洩。了。

關。帝。廟。前。的。行。人。見。這。兩。軍。人。現。出。本。色。誰。也。不。敢。惹。雖。然。廟。前。現。出。一。種。混。亂。狀。態。却。沒。一。個。人。敢。替。賣。櫻。桃。的。婦。人。鳴。不。平。也。不。敢。向。那。兩。個。軍。人。抵。抗。兩。個。軍。人。見。櫻。桃。滿。地。婦。人。已。逃。總。算。唱。了。凱。旋。歌。慢。慢。的。從。人。叢。中。分。開。道。路。向。關。帝。廟。裏。去。看。戲。了。這。時。候。有。一。個。鄉。村。的。警。察。來。了。穿。着。制。服。執。着。警。棍。也。很。有。幾。分。正。直。威。嚴。的。氣。象。走。過。來。揮。着。警。棍。叫。閒。人。散。開。那。個。賣。櫻。桃。的。婦。人。戰。兢。兢。的。來。收。拾。

餘。燼。可。憐。那。櫻。桃。全。被。羣。衆。的。腳。踏。成。櫻。桃。醬。了。只。將。那。幾。隻。小。竹。籃。檢。起。來。一。路。拾。着。一。路。流。下。淚。來。警。察。問。什。麼。事。賣。櫻。桃。的。婦。人。一。五。一。十。的。和。他。說。了。指。指。關。帝。廟。道。我。瞧。見。那。兩。個。人。往。廟。裏。去。了。這。時。候。一。定。在。那。裏。看。戲。呢。在。賣。櫻。桃。婦。人。的。意。思。很。希。望。警。察。執。行。職。權。替。他。向。那。軍。人。要。求。賠。償。損。失。可。是。那。警。察。聽。完。了。含。糊。着。沒。有。切。實。的。答。復。却。呵。叱。那。婦。人。道。兩。隻。破。籃。子。還。不。快。點。收。拾。有。礙。路。政。還。要。帶。你。到。局。裏。去。罰。錢。

在。這。櫻。桃。滿。地。婦。人。被。叱。羣。衆。混。亂。的。時。候。人。叢。中。閃。出。一。個。穿。軍。衣。的。人。佝。偻。着。身。體。在。地。下。揀。那。沒。有。變。醬。的。櫻。桃。警。察。很。眼。快。走。過。去。照。準。那。拾。櫻。桃。

的軍人。警。際。使。勁。一。脚。踢。宛。如。先。前。兩。個。軍。人。踢。櫻。桃。攤。的。姿。勢。佝。僂。着。的。軍。人。那。裏。吃。得。住。這。憑。空。的。一。脚。早。已。跌。在。塵。埃。警。察。又。乘。勢。舉。起。警。棍。給。那。狗。儂。軍。人。夾。頭。夾。臉。的。打。了。十。幾。下。那。軍。人。一。聲。不。敢。響。一。點。不。敢。抵。抗。扒。起。來。抱。頭。鼠。竄。的。逃。了。當。時。關。帝。廟。前。圍。着。看。閒。的。人。見。警。察。打。軍。人。以。爲。一。定。是。替。賣。櫻。桃。婦。人。報。仇。很。覺。稱。快。有。的。讚。這。警。察。有。膽。量。有。的。說。這。警。察。和。賣。櫻。桃。的。婦。人。有。秘。密。戀。愛。關。係。所。以。如。此。替。他。不。避。嫌。怨。的。出。力。有。的。說。這。一。下。子。糟。了。被。打。的。軍。人。豈。肯。甘。心。一。定。到。城。內。營。裏。去。喊。弟。兄。來。洗。關。帝。廟。了。議。論。紛。紛。其。說。不。一。

個。少。年。道。軍。人。雖。然。強。橫。但。是。警。察。也。要。辨。個。是。非。後。來。拾。爛。櫻。桃。的。軍。人。並。不。是。那。踢。翻。櫻。桃。攤。的。凶。手。這。警。察。何。以。不。問。青。紅。皂。白。的。亂。打。使。那。犯。法。的。到。逍。遙。法。外。這。不。犯。法。的。倒。吃。着。一。頓。打。似。乎。太。不。公。平。有。一。個。年。長。些。的。聽。了。呵。呵。一。笑。道。你。全。錯。了。你。以。爲。警。察。後。來。打。的。是。軍。人。嗎。不。是。不。是。一。個。逃。荒。的。災。民。啊。那。少。年。道。不。對。不。對。我。明。明。瞧。見。被。打。的。是。穿。軍。衣。的。怎。麼。不。是。軍。人。年。長。道。軍。衣。是。不。錯。可。是。他。那。軍。衣。是。舊。軍。衣。破。軍。衣。廢。軍。衣。不。生。效。力。的。軍。衣。是。軍。隊。裏。換。下。來。的。廢。物。這。一。次。鬧。水。災。由。他。們。統。軍。的。長。官。發。了。慈。悲。心。捐。助。出。來。散。給。逃。荒。的。災。民。禦。寒。你。沒。瞧。見。他。沒。有。軍。帽。沒。有。肩。章。

嗎。這。種。舊。軍。衣。還。不。是。和。一。件。破。棉。襖。一。樣。嗎。警。察。是。承。辦。發。放。舊。軍。衣。的。怎。不。曉。得。底。細。你。想。以。警。察。的。威。權。還。不。能。打。一。個。哀。哀。無。告。的。災。民。嗎。自。然。樂。

得。棍。如。雨。下。了。所。以。災。民。也。不。敢。抵。抗。倘。若。是。真。正。的。軍。人。他。敢。碰。一。碰。嗎。如。果。是。不。畏。強。禦。那。警。察。早。已。到。關。帝。廟。去。逮。捕。先。前。闖。禍。的。兩。個。軍。人。了。唉！同。是。一。樣。軍。衣。新。舊。之。別。就。判。如。天。壤。了。那。少。年。憤。然。道。明。天。這。災。民。應。募。入。伍。著。起。一。件。新。軍。衣。來。看。警。察。把。他。怎。樣。年。長。的。道。你。這。話。真。有。些。稚。氣。了。他。一。穿。了。新。軍。衣。警。察。還。敢。碰。他。嗎。換。一。句。話。說。有。朝。一。日。真。個。的。實。行。裁。兵。那。些。新。軍。衣。忽。的。變。了。舊。軍。衣。那。班。無。惡。不。作。目。無。法。紀。的。軍。人。還。不。是。一。羣。的。

逃。難。災。民。嗎。到。那。時。候。我。們。劉。埭。關。帝。廟。再。唱。戲。櫻。桃。攤。也。不。會。無。辜。被。人。踢。翻。賣。櫻。桃。的。婦。人。也。不。致。受。這。侮。辱。和。損。失。了。

少。年。聽。了。歎。了。一。口。氣。便。和。幾。個。同。伴。出。了。極。熱。鬧。的。區。域。只。見。關。帝。廟。後。門。口。階。沿。石。上。靠。牆。坐。着。一。個。人。在。那。裏。雙。手。撫。摩。着。頭。顱。好。似。頭。部。有。什。麼。傷。痛。似。的。少。年。等。走。上。前。一。瞧。這。人。便。是。剛。纔。被。警。察。踢。打。穿。舊。軍。衣。的。那。個。災。民。少。年。見。了。心。中。暗。暗。的。歎。道。可。憐。的。同。胞。呀。你。爲。什。麼。不。幸。穿。了。這。一。件。無。用。的。舊。軍。衣。呢！

新舊軍衣



兄弟的後婚

波 清

「哥哥你可以起來了。今天第一點鐘是劉先生的英文遲到了。要聽不著講解了。哥哥你起來罷。」

說這句話的是一個十二歲的中學生。名喚王仁。他和他的哥哥王義同睡在一張小鐵床上。這時候已經天亮了。好半天。王義貪戀熱被窩不肯起來。王仁一骨碌已扒起來。在那裏穿襪子。他瞧著哥哥還睡著。所以急急的催他哥哥起來。

擺鐘一瞧道：「六點一刻了。」王義道：「小弟弟還早呢。我想再睡一刻。昨天夜裏我算算學。睡得太遲了。」王仁道：「哥哥你實在扒不起。你再略睡一刻罷。我喊了陸媽來打好了洗臉水。沖好了茶。再來喊你罷。」說罷他便走出。去喊陸媽。讓他哥哥多睡一刻。

到得晚上。從學校裏回來。母親給了他們兄弟兩人幾塊雞蛋餅。王仁這時候到後面花園裏打鞦韆去了。王義吃了兩三塊。手裏拿著幾塊。一路喊道：「小弟弟。小弟弟。來吃雞蛋餅。」好容易尋

著了王仁將鷄蛋饊給了他弟兄兩個。立在後園草地上對著吃一面笑著說：「今天學堂裏初級生『張國棟』做國文繳白卷被教習訓了一頓，躲在操場上哭，那個樣子真好笑呢……兩個人說一陣笑一陣，見暮色蒼茫，兄弟兩人方走進屋子，開了電燈，溫書吃了晚飯，他父親也從外面回來了，王仁和王義陪著他父親說笑了一回。父親問了幾樣功課，催著他們回房，再溫一溫課，早點睡罷了。」

一點鐘時候，他父親見他兒子的室中燈還沒息，便隔著窗子問道：「你們還沒睡嗎？」王義答道：「小弟早睡了，我剛剛上床睡下了，便息燈。」父親又隔著窗子道：「今天起了風，此刻很冷，你們兩人要多蓋一條毯子，莫受了涼。」王義答道：「曉得。」床上有毯子呢，他父親又隔著窗子往內張了張，見他兩個兒子果然全睡了，便也慢慢的踱了回去安息。

隔三五年，王義行結婚禮了，王仁自從他哥哥娶了嫂子以後，他兄弟兩人便不同榻睡了。王仁和王義本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的，同出同進，同起同臥，自從王義結婚以後，漸漸的不能和王仁一塊兒起來。連初王仁起來還跑到哥哥的窗子外邊叫哥哥，哥哥雖答應，可是儘著不出來，房裏有嫂子睡著，王仁也不便走進去，只可以立在外邊候著。王仁因此常常爲兄所累，缺課誤點，後來王仁只好單獨

進行不候。王義同去了。到第二期。王義忽然轉學到別的學校。王仁道：哥哥這個學校不是很好嗎？爲什麼要換一個學校？王義也說不出轉學的必要理由。但說是要轉學罷了。王仁道：哥哥你去了我一個人在這學校了。王義道：你一個人在那裏和兩個人不是一樣嗎……王仁雖捨不得哥哥可也止不住哥哥的轉學。自己又不肯拋棄固有學校的關係。去換一個生地方結果只好讓哥哥自己去後

來。王仁覺悟了。哥哥的轉學還是聽嫂子的話呢。因爲轉學的學校離家更近。哥哥來去格外便當些。兄弟倆分學以後。白天不必說。弟兄是不大見面了。到得晚上。王義總是往自己房裏一鑽。溫書溫課。全在臥房內秘密行之。王仁雖仍在舊日的一間臥室溫書。可是只有一個人了。哥哥進了臥房。有嫂子做鎮守使。王仁也便望而却步。所以到了晚上。王仁與王義也不大見面見面了。也沒有長時間的

談話機會。王仁的母親常常對王仁說：你哥哥娶了嫂子了。你也快娶親了。要知道避點嫌疑。你沒事莫常到哥哥房裏去。走動哥哥不在房裏。你一個人更莫走進。去要有事和哥哥說話。或則請哥哥出來說。或則先在房門外問一聲。哥哥在不在那裏。王仁道：曉得了。心裏兀自在那裏想見哥哥的手續。這樣嚙。簡直比美國人見大總統還要麻煩。從前也不是這樣爲什麼一娶了嫂子。哥哥便變了身

分地位呢……因此種種王仁更不大和王義說話了王義也奇怪有什麼話儘管和他自己的妻子嘸唧嘸唧的說也不大和他弟弟王仁說了可是王義和王仁彼此格外客氣了好些從前王仁有什麼錯處王義當面便教訓他糾正他如今王仁偶爾有錯處給王義瞧見了王義也不說他收到肚皮裏去概不發表了這也是王義的妻教導他的他說處弟兄要和睦常常當面訓斥他弟弟心裏要不

快活的沒嫂子到還罷了與我不相干如今既成了家萬一有一句兩句閒話人家還派我不是說我從中挑撥你們弟兄呢王義聽了覺得不錯又恐怕連累他的妻擔負挑撥惡名所以對於他弟弟王仁的種種問題一概反舌無聲了

非愈龐雜王仁和他哥哥這三五年中不過居於不接近的態度情感上似生了些隔闕此外還沒有什麼現象也沒有什麼痛苦和煩悶可是自己結婚以後與自己的妻談談覺得妻和自己的關係似乎比哥哥來得密切些又覺得自己對妻的親愛應該比對哥哥來得濃厚些又覺得妻的愛我比哥哥愛我來得真摯些存了這三種主觀於是覺得妻對我說的話句句是助我衛我也似乎句句很有

理由。久而久之。王仁的心中。便很信任他的妻。很愛他的妻。覺得什麼話和妻說了。妻一定替我有正當的解決。忠實的報告。哥哥雖好。那裏及得我的妻。難怪從前哥哥娶嫂子以後。只喜歡和嫂子說話。不愛和我多談。可想見妻勝於兄。再過了一年半載。王仁覺得哥哥對他。不但不能算友愛。而且他的動作。還似乎和我有些利益衝突的地方。這時候。王仁對他哥哥。王義。表面上格外客氣。心裏很不信。

婚後的弟兄

任他哥哥幾乎要認他哥哥是一個仇敵了。但是。要尋哥哥那一件是仇敵的證據。可也尋不出。然而哥哥總有仇我的意見。這種判斷。從那裏發生的呢。不消說得。王仁的妻。天天搜集這些材料。供給王仁。再加上些楔子。又加上些反動的議論。無非要激刺王仁的憤怒。王義的妻。一方面也在那裏活動。抱着宣傳政策。在王義面前說。王仁的不是。其中尤其動聽的一句話。就是『弟弟本來是一個好人。

自從弟媳婦來了以後。和從前大變了。』王仁仔細考察。果然弟弟不像從前一樣了。可是王仁越不好。王義越不敢說面子上。只好敷衍他。但是心中也着實有幾分的不快。比較王仁稍為好點。就是王義還沒有認他弟弟作『仇敵』罷了。不好了。王義弟兄倆的父親死了。唉！這正是他弟兄兩個友愛破裂的時機了。王義居長。他失怙後。所有他父親的財產。在喪事忙亂。

當○中○由○王○義○掌○管○可○是○他○父○親○的○
債○務○也○不○少○王○義○正○在○逐○項○的○清○

居○於○債○務○的○緩○衝○地○位○所○以○沒○依○
着○他○妻○的○命○令○去○執○行○

我○對○弟○弟○總○有○一○個○交○代○王○義○的○
妻○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弟○弟○還○

理○據○一○般○知○道○王○家○財○政○內○容○的○
人○說○王○義○的○父○親○身○後○實○在○是○債○

王○義○的○妻○深○知○這○個○經○濟○的○狀○況○
一○壁○廂○也○勸○王○義○交○出○賬○簿○莫○經○

明○白○枕○頭○狀○告○下○了○審○判○官○就○要○
糊○塗○了○」

浮○於○產○差○不○多○有○百○與○五○的○比○例○
可○是○王○仁○的○妻○只○認○得○財○產○不○提○

手○這○些○銀○錢○結○算○下○來○非○但○一○個○
錢○撈○不○着○並○且○諸○債○雲○集○全○要○向○

有○一○天○正○是○王○義○父○親○的○債○家○來○
向○王○義○算○賬○索○錢○的○時○候○王○仁○忽○

起○債○務○一○天○一○天○的○向○王○仁○說○你○
怎○麼○這○樣○的○無○用○權○利○全○落○在○他○

你○說○話○這○是○何○苦○王○義○道○甫○遭○大○
故○我○做○哥○哥○的○不○來○抓○一○個○總○了○

的○下○了○一○封○愛○的○美○敦○書○給○他○哥○
哥○王○義○說○「○弟○刻○需○款○請○兄○將○先○

人○的○手○裏○了○還○不○快○快○的○分○產○呢○
王○仁○是○細○算○過○他○父○親○的○一○本○往○

清○了○先○人○的○事○體○聽○他○們○胡○亂○支○
配○將○來○產○盡○了○債○沒○還○清○人○家○還○

人○的○財○產○擇○日○當○衆○平○分○」○另○外○
還○夾○了○許○多○猜○疑○譏○訕○的○話○却○絕○

來○賬○曉○得○這○個○內○容○債○浮○於○產○分○
於○何○有○樂○得○推○在○哥○哥○身○上○自○己○

是○要○來○尋○着○我○好○在○我○筆○筆○有○賬○
古○語○說○得○好○「○親○兄○弟○明○算○賬○」

口○不○提○他○父○親○債○務○如○何○清○理○債○
還○的○話○王○義○接○着○這○信○氣○得○發○抖○

恐怕給債家瞧見，急忙往懷裏一塞，却忍氣吞聲的向債權人情商了許多緩期的辦法。總算勉強支持，搪塞過了。到得晚上，王義進得房來，王義的妻笑問道：「聽說弟弟差郵政局裏送一封信給你，說些什麼？」王義嘆一口氣，將王仁的信給他妻瞧了。王義妻道：「何如？我早叫你莫管你不信，早聽我的話也免了。今天這場嘔氣……」王義不答，悶悶的踱出房門，心想寫一封懇切誠摯的信，回答他弟弟王仁。

無意中走過一間小屋子，那屋子裏面住了兩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全是王義的兒子。王義見那小屋子裏猶有燈光，王義隔着窗戶往內一瞧，見他兩個兒子肥頭胖腦，活潑潑的一個，睡了一個，還沒有睡，只聽見那已睡的小兒子在牀上道：「哥哥可以睡罷，明天早上第一點功課是英文，遲到了要聽不着講了。此刻不睡，明天又扒不起來了。」那未睡的大兒子回答他道：「小弟弟你先睡罷，我算

完了。這個問題我就睡了。小弟弟，你明天醒得早，你喊我一聲不要忘記。」那小兒子道：「哥哥聽得了。」這幾句話一問一答，王義全聽清楚了。忽地觸起了十五年，前和他弟弟王仁同睡一牀的情景，也是這樣的友愛，鬚髮如在目前。怎麼弟兄兩人一結了婚，就成今日的光景呢……王義嘆了一口氣，跑回他的書房，拿着他弟弟王仁剛纔來的一封信，止不住伏在寫字檯上哭了。

婚後的弟兄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倚虹

米價一天比一天的貴起來。銅元一天比一天的賤起來。因此凡百的物價連帶飛漲。貧民的生活格外恐慌。王寡婦有一箇兒子兩箇女兒。他兒子好容易求人送到南貨店去。學生意去了。剩下兩箇女兒靠著他度那貧困的光陰。那第二箇女兒還小。只有七歲。那大女兒阿寶已是十二歲了。孩子大了。吃得也多。穿得也費。王寡婦一箇人的力量漸漸兒支持不下去。先前他曾在韓鄉紳家做過乳娘。韓鄉紳姨

太太的二兒子就是吃王寡婦的乳養大的。韓公館總算是王寡婦的老東家了。王寡婦前天到韓公館去說了些苦話。韓公館的少奶奶聽罷大發慈悲。對王寡婦道：「天熱了。我房裏本來用了三箇老媽子梳頭的梳頭。洗衣的洗衣。還要收拾屋子。正嫌事多。忙不開。你家阿寶能够做做零碎事體嗎？」王寡婦忙道：「阿寶那孩子年紀雖小。還吃得苦。淘米洗菜掃地抹桌子。在家全是他做。韓少奶奶道：「他能做事好極了。」

你明天叫他進來在我這裏伺候伺候我每月給他一塊兩塊錢的工錢至於太太姨太太請客打牌積下來的賞錢頭錢每月分積起來他雖不能照一份兒分就是半份多多少少也有三四塊錢拿回去也可以貼補貼補你我們公館裏吃飯的人多多你阿寶一箇人吃飯不打緊你家裏可少一張嘴吃飯了那不是很好嗎王寡婦聽說感激得要哭出來歡喜得要笑出來撲的往韓少奶奶面前一跪道謝謝少太太太太若肯收留他真是成全了他也是成全了我韓奶奶忙道王奶媽你起來何必這樣呢我不用人女兒也要僱別人的在我也不過是一箇順水人情但是一樣恐怕你那女兒你是歡喜他慣了的

沒離過娘不見得肯來嗎王寡婦道阿寶那丫頭還懂得好歹我回去告訴他少太太的這番大恩他一定願意來做牛做馬的韓少奶奶笑道你別怕我們這裏從老太爺起待下人全是很寬厚的你還不知道嗎阿寶來了十分粗重的事我也不忍心叫他做不過做點輕巧事體罷了王寡婦道少太太說那裏話來慢說這裏待下人寬厚我們早已感德非淺就是東家嚴厲些我們做下人的既吃了東家飯還敢怨什麼說什麼嗎阿寶進來伺候少太太如果他聽話不好好做事少太太儘管打儘管罵當買得來的丫頭一般處治韓少奶奶道你的女兒是沒老子的怪可憐我又不是輕易肯下手打人的你到不要

替阿寶發愁。王寡婦道：「阿彌陀佛！少太太真是菩薩心腸，怪不得孫少爺、孫小姐一大串都是方面大耳、肥頭胖腦。天的眼睛真不錯呢。」韓少奶奶笑了一笑道：「就這麼說你明天帶阿寶進來罷。」

第二天王寡婦帶他自己親生大女兒阿寶來了。阿寶梳一條辮子，穿一套藍洋布衫褲，這一套衣裳還是王寡婦自己的。因為阿寶今天得近貴人了，十分破舊的穿了，惹人討厭。王寡婦連夜將這套衣褲替阿寶改小，剪短了，穿着起來送進韓府時候已是中午。韓少奶奶還沒起來，王寡婦也不敢驚動。帶着阿寶在廚房裏靜候。這時正當六月中伏，廚房裏大竈裏烈轟轟燒着大塊木柴，兩隻鍋裏煮着白米飯。

另外一箇大煤竈，煤竈裏也是火光熊熊，燒菜、燒水、熱汽沖天，菜香撲鼻。廚司務汗流浹背，立在鍋子前執着鏟子炒菜，好像受不住那股熱氣，滿肚皮不願意的樣子。其餘的老媽子丫鬟到廚房裏來轉一轉，都嚷着熱兜了水，三脚兩步的全不肯停留。王寡婦和他女兒阿寶只顧瞧着廚司務燒飯添煤，倒忘記熱了。

不一會，韓少奶奶起來了，傳命王寡婦帶着阿寶進去。王寡婦預先教好了阿寶，阿寶一見了韓少奶奶，便撲的跪下去，磕了一箇頭，立起來，喊了一聲：「少太太。」韓少奶奶見阿寶長得還乾淨，點點頭對王寡婦道：「你回去，你女兒畱在這裏做罷。」王寡婦千恩。

萬謝的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韓少奶奶正在梳頭，便喊阿寶道：「阿寶，你來拿把芭蕉扇子來替我打扇。」王寡婦這時候還沒走，趕忙的找着一把扇子遞給他女兒。阿寶又恐怕阿寶不會打扇，他便立在韓少奶奶身旁替韓少奶奶輕輕的打了幾扇。做了一箇榜樣給阿寶看。韓少奶奶笑道：「阿寶打扇還不會，還要你教他嗎？」王寡婦道：「恐怕他粗手笨脚的扇壞了。」少太太韓少奶奶道：「我是不怕風的，不像新姨太太扇兩扇就要傷風了。」王寡婦湊着說道：「少太太身體好，福氣大。」韓少奶奶見他嘮嘮叨叨的說箇不了，有些兒不耐煩，吩咐另外一箇老媽子向帳房裏取四角錢給王寡婦做車錢。又對王寡婦道：「沒事的時候。」

來瞧瞧你女兒便了。王寡婦曉得是少太太叫他走了，也不敢停留謝了。韓少奶奶瞧了一瞧阿寶說了一聲：「你好好的在這裏一步一步的走出去。」阿寶打着扇瞧着他母親走了，恨不得丟下扇子跟着他母親一同回去。可是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吃人家的飯要聽人家呼喚，便不敢動了。」仍舊替韓少奶奶打扇，但是心裏惦記着母親手裏打扇便不能十分使勁，風也自然小了。韓少奶奶回過頭來對阿寶道：「使勁扇。」這一聲總算提起了阿寶的精神，將他紀念母親的心暫時撇下了。韓少奶奶梳完了頭，吃飯吃完了飯，要吸香煙，吩咐阿寶劃火柴。阿寶劃了一根，被風吹滅了，再劃一

根○又○被○風○吹○滅○了○一○連○劃○了○四○五○根○全○是○半○路○上○熄○
了○沒○點○着○韓○少○奶○奶○的○香○烟○韓○少○奶○奶○含○着○香○煙○等○
火○有○些○急○了○叫○阿○寶○將○火○柴○湊○到○香○煙○邊○來○再○劃○兩○
根○一○齊○劃○火○旺○些○便○不○會○滅○了○阿○寶○遵○命○顫○巍○巍○的○
小○手○劃○着○兩○根○火○柴○誰○知○心○虛○又○急○又○怕○火○柴○的○匣○
子○沒○關○緊○火○柴○一○着○匣○內○的○火○柴○一○齊○引○着○了○頓○時○
烘○的○一○聲○一○陣○青○烟○阿○寶○喊○聲○姆○媽○嚇○得○連○忙○將○火○
柴○匣○子○丟○在○地○上○韓○少○奶○奶○瞧○着○他○神○氣○慌○張○不○覺○
哈○哈○笑○了○並○不○責○備○他○但○是○阿○寶○的○左○手○小○指○頭○被○
火○柴○灼○傷○了○很○有○些○痛○一○而○用○不○傷○的○右○手○挪○着○灼○
傷○的○左○手○指○頭○止○不○住○要○哇○的○哭○出○來○可○是○阿○寶○又○
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說○吃○人○家○

的○飯○要○迎○合○人○家○的○喜○怒○主○人○笑○的○時○候○萬○萬○不○許○
哭○縱○使○聽○見○自○家○娘○死○了○也○要○忍○住○眼○淚○回○來○再○哭○
因○此○便○咬○着○牙○齒○忍○着○痛○不○敢○哭○了○韓○少○奶○奶○第○五○
箇○兒○子○叫○五○官○剛○剛○九○歲○韓○少○奶○奶○很○喜○歡○他○因○為○
天○熱○不○讀○書○五○官○在○家○裏○便○串○出○串○進○下○午○的○時○候○
五○官○持○着○一○隻○玻○璃○杯○子○盛○滿○了○荷○蘭○水○從○韓○少○奶○
奶○房○裏○走○出○來○去○送○給○他○妹○妹○六○姑○吃○剛○一○掀○簾○子○
不○知○怎○樣○一○絆○便○跌○了○手○裏○的○玻○璃○杯○子○不○消○說○是○
粉○碎○了○可○巧○阿○寶○也○走○過○來○見○五○官○跌○了○便○來○攙○他○
五○官○老○羞○成○怒○哇○的○放○聲○大○哭○韓○少○奶○奶○從○房○裏○聞○
聲○趕○過○來○問○怎○樣○跌○了○五○官○便○將○罪○名○加○在○阿○寶○身○
上○說○是○阿○寶○撞○倒○的○阿○寶○還○來○不○及○分○辨○韓○少○奶○奶○

便罵了阿寶幾句說他瞎了眼爲什麼不當心這箇地方不比你家裏可以讓你的橫衝直撞的今天恕你初犯下一回可不能饒你五官見他母親信他的話爲真越發哭箇不住阿寶去攙他五官便對阿寶身上打了幾拳還要動脚踢時韓少奶奶呵住道好了

好了打了他幾下也出了你的氣了你也沒跌傷起來罷五官便也趁此收篷阿寶被五官誣讎受了韓少奶奶一頓罵又遭五官幾拳打心有不甘便要申說理由和他母子對罵對打正要開口動手心裏又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道吃了人家的飯就要受人家的打罵漫說做錯了事闖了禍應該受打受罵就是一些兒不錯主人要打你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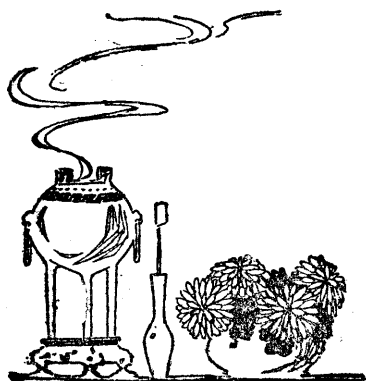
忍着痛受他的打主人要罵你你也忍着氣受他的罵瞧白米飯的面上只好委屈些誰教我們窮誰教我們吃人家的飯呢捱打捱罵總比捱餓好受些因此阿寶便不敢回嘴更不敢回手只好領主人的打罵了

阿寶忍氣吞聲伺候了韓少奶奶吃過夜飯韓少奶奶便向洋臺上籐椅中躺着乘風涼阿寶見韓少奶奶沒事呼喚他便走進下房向主人指定他的那張牀上躺下阿寶的意思本不是來睡覺無奈他的貧民習慣向來是起得早睡得早的加以今天十分小心伺候韓少奶奶格外辛苦十二歲的人一些小精神怎麼支撐得住便身不由己的頭靠着枕頭睡

然入夢了他的魂靈正尋着他的破屋故居找着他
的母親訴述這一天所受的狀況不提防夢境方酣
早聽得韓少奶奶呼喚他的聲音阿寶醒了方明白
自己身子不是睡在自家破榻上卻是住在韓公館
醒雖醒了可憐疲倦得爬不起來依着阿寶的心裏
只想埋頭再睡但是猛然想起了他母親昨天晚上
交代的話說吃人家飯就是做夢的自由也要得主
人的允許想到這裏自己來睡本不是韓少奶奶吩
咐便顧不得疲倦掙扎着一骨碌爬起來走到韓少
奶奶面前韓少奶奶見他睡眼矇矓果然不願意面
斥他道這裏公館裏向來睡得晚的你一早便溜了
去睡覺誰來伺候我何必化錢來請你睡覺呢阿寶

聽了早是半身冷汗把睡魔驅逐到九霄雲外去了
好不容易捱過了夜裏三點鐘候韓少奶奶從海邊
上兜風回來吃過半夜點心服侍了韓少奶奶睡到
珠羅紗的帳子裏臺灣涼蓆上去韓少奶奶正式
的吩咐阿寶道「阿寶你可以去睡覺了」阿寶得
着這道命令方始獲着睡覺的自由
阿寶回到他的牀上躺下來細細的想着這一天
經過的歷史又撫摩着左手指上被火柴灼傷的地
方還隱隱作痛阿寶不覺流下了兩點又小又熱又
酸又澀的眼淚歎口氣道唉今天是開始吃人家飯
的第一天呢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兒時

畢倚虹

人生觀本是極煩悶的。只有兒童的時代比較上煩悶少些。一個一個皆具有活潑潑地精神和愉快的動作。那裏預料得到將來的煩悶。所以成年以後的人。一步一步往老裏去。便時時刻刻迴想兒時的興味了。可惜那兒時的光陰極短。愉快的歷史也有限。並且大一半老去的腦筋。已記憶不清。不過越是一鱗一爪的舊事。記憶起來。宛如吉光片羽。格外可珍。我如今已是三十歲外的人。想着從前十歲以內的事。模

糊隱約。只有幾件。可以說得出。髣髴如在目前。我提筆零碎的寫出來。總算是我兒童時代的一葉不完全的寫真。

我的腦筋中迴想起來。只有那五歲的時候。秋天病痢疾的那件事。算我最古的一段歷史了。病痢以前什麼景況。我可完全不記得。好似那種影像沒印到我腦筋裏似的。大概是五歲以前。腦子發育不健全。記憶力薄弱的原故了。我痢疾起原因為中秋佳節。親友家裏送了許多的菱角和藕梨。月餅來。我一頓吃了半籃的熟菱和一盆月餅。五臟小胃那點消化力。怎來得及消化。於是便成了很利害的赤白痢。一夜要

瀉六七十次。一連三夜病弱不堪。那條小命也是危乎其危。後來總算醫藥有靈。竟慢慢的好了。這病中有兩件事。真是刻骨難忘。一件是我病危的時候。醫生說不好開藥方。我的祖母急了。向醫生長跪不起。顫着悲聲。含着老淚。求他救命。末後那醫生纔感動了。費了兩點鐘的功夫。用盡了平生本領。斟酌了一個藥方。我吃了。纔漸有轉機。唉。如今我的祖母已成了古人。他老人家去年病重的时候。請了醫生來。我聽了醫生絕望的話。我顫着悲聲。含着熱淚。求醫生救命。可是沒對醫生下跪。雖然下跪也未必有起死回生之功。可是迴想着祖母當時爲我

下跪的情形。我便要愧恨無地。淚溼襟裾。了一件是我病重的时候。伺候我的一個老保姆。大家全呼他做「周婆婆」。他以六十多歲精力衰頹的人。伺候我的病體。七日七夜。不曾合眼。無一毫怨色。無一句怨言。瞧我病重偷着垂淚。瞧我好些喜上眉梢。論到我家與他的關係。不過我家出五百文的工錢。（那時工值低廉。五百文一月工資。不算菲了。）換他一月的工作。是一個普通的僱傭性質。他竟能以這樣的赤心看待小兒。可想見那時候的人心。與現在的人心不同。主僕之間。不是單純的金錢主義呢。可憐這周婆婆。十年前已死了。我二十歲要出

洋的時候還見着他白髮飄蕭笑嘻嘻的瞧着我執着我的手還和我說小時候的事問我記得不記得呢。

我六歲的時候父親便替我聘了一位家鄉秀才先生來做我的教師二月初二那一天便是我讀書識字之始我還記得初入學的那天父親具了衣冠領了我到書房先生和我拜拜孔夫子的牌位我又替先生磕了頭父親又給先生叩頭說是「小兒拜託請老夫子嚴加教誨」說完了我父親便去了那時候我恨不得也隨着父親出去可是先生不許先生命我靠着書桌坐在椅子上不許下位先生又寫了「狀

元及第」四個紅方塊字指給我識我對着那四個字不由得一陣心酸眼淚滾滾的掉下來將狀元上也着了幾點淚痕這一場哭當時是一種什麼感覺我可記不清如今想想識字便爲煩惱之原當時的一哭大概是一生煩惱的開幕倒並不是憑吊什麼狀元不狀元呢。

我先生見我哭得不可收拾因爲是第一天不運動刑數敷衍的過去了狀元及第四個字可是總算弄明白了總算是第一天的成績第二天我的母親便命我那老保姆周婆婆一同陪着我到書房念書周婆婆的位置便坐在我的桌角先生教我的書和字周婆婆便坐在一

旁○燃○他○的○棉○線○我○得○着○這○個○慈○愛○的○老○同○學○調
和○我○愉○快○的○精○神○我○使○漸○漸○的○有○耐○心○在○書○房
裏○聽○先○生○的○教○訓○不○敢○攤○書○流○淚○了○如○是○者○有
三○個○月○模○樣○周○婆○婆○方○纔○退○學

小○的○時○候○對○於○婚○姻○問○題○當○然○不○了○解○婚○姻○是
一○種○什○麼○性○質○每○每○懷○着○神○秘○的○觀○念○但○聽○見
大○人○說○說○自○己○加○以○揣○測○認○定○這○婚○姻○是○一○件
人○生○不○可○免○的○事○實○並○且○也○是○一○件○愉○快○的○動
作○五○六○歲○的○時○候○我○家○有○一○位○陳○太○太○是○我○母
親○的○朋○友○時○常○往○來○陳○太○太○有○一○位○小○姐○年○紀
與○我○差○不○多○陳○小○姐○嘗○嘗○隨○他○母○親○來○與○我○算
是○小○朋○友○自○然○也○在○一○塊○兒○游○戲○了○極○幼○稚○的

兒○童○本○沒○有○什○麼○男○女○界○別○的○觀○念○哥○哥○與○姐
姐○原○是○一○樣○的○古○人○有○句○話○叫○「兩○小○無○嫌○猜
」○這○句○話○是○一○點○不○謬○的○有○一○天○我○與○陳○小○姐
同○去○看○隔○壁○人○家○的○結○婚○鼓○樂○喧○天○男○女○交○拜
然○後○纔○曉○得○結○婚○就○是○這○種○的○方○式○行○了○這○樣
方○式○就○算○愉○快○美○滿○我○忽○發○奇○想○與○陳○小○姐○一
商○量○我○們○兩○人○便○實○行○結○婚○的○游○戲○一○時○沒○有
鼓○樂○吹○手○未○免○太○寂○寞○蕭○條○了○於○是○我○的○手○內
敲○着○一○面○小○糖○鑼○陳○小○姐○的○手○內○搖○着○一○面○小
鼓○鼓○總○算○新○郎○新○娘○兼○充○着○吹○手○的○職○務○舖○了
紅○氈○我○們○兩○人○敲○着○鑼○搖○着○鼓○便○行○了○交○拜○禮
當○我○們○交○拜○正○熱○鬧○的○時○候○給○陳○太○太○和○我○母

親。瞧。見。了。都。笑。得。合。不。攏。嘴。說。將。來。讓。你。們。正。式。的。結。婚。罷。我。可。也。莫。明。其。妙。將。來。的。正。式。結。婚。和。現。在。非。正。式。的。結。婚。有。什。麼。區。別。又。不。敢。問。把。了。一。個。懷。疑。的。觀。念。等。到。覺。悟。了。已。經。距。離。這。件。游。戲。婚。姻。有。十。多。年。的。悠。久。光。陰。了。與。我。結。婚。的。並。不。是。陳。小。姐。迴。想。那。段。游。戲。如。在。目。前。

我。十。歲。以。內。的。時。代。國。內。還。沒。有。什。麼。學。堂。呢。所。以。總。是。在。家。裏。讀。書。書。房。中。有。兩。種。神。聖。一。個。是。活。的。一。個。是。死。的。活。的。便。是。教。書。的。先。生。他。那。威。權。是。廣。漠。無。垠。要。在。今。日。學。生。一。定。要。上。他。的。克。推。多。的。尊。號。了。那。死。的。便。是。牌。

位。上。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表。面。上。看。起。來。當。然。是。教。書。先。生。尊。嚴。可。是。先。生。還。低。首。去。拜。孔。夫。子。實。際。上。孔。夫。子。要。比。先。生。貴。得。多。了。所。以。我。當。時。的。心。裏。尊。孔。勝。於。尊。師。並。不。是。佩服。孔。子。的。學。術。道。德。不。過。孔。子。的。身。分。因。為。教。書。先。生。的。威。嚴。抬。高。了。我。每。天。放。了。學。以。後。在。家。裏。用。一。只。空。木。箱。製。造。了。一。座。孔。子。殿。買。了。一。個。有。鬚。子。的。泥。菩。薩。假。定。他。是。孔。子。供。在。當。中。另。外。搬。了。許。多。玩。具。什。麼。小。桌。小。椅。小。燭。臺。小。香。爐。之。類。陳。設。進。去。點。綴。起。來。另。外。又。剪。了。許。多。紙。粘。了。幾。對。官。銜。牌。歪。東。倒。西。的。寫。了。許。多。什。麼。勅。封。孔。子。御。賜。文。宣。王。肅。靜。

迴避」的字樣似通非通的排在殿前算是孔子的儀仗那時候我們做小孩子的腦筋只覺得做官是最尊貴最高尚的一種職業官的家裏必須有銜牌儀仗覺得尊如孔子不能再不如官所以也給孔子辦好許多牌傘之類正是我尊孔的真誠這孔子殿費了我多少心血時間和金錢方纔造好造好以後我每天朝夕頂禮希冀孔子顯靈爲什麼要求孔子顯靈呢因爲我書房中那活神聖的先生督責甚嚴苦不可堪心能懲戒先生的只有孔夫子所以求他顯靈從這一點上考察起來可想見求神拜佛皆是含着自私自利妄事干求的心理呢我

當時便是抱這種思想的一個兒童。誰知求福不得反惹了一場的禍水我那手造的孔子殿被教書先生曉得了立刻命書僮捧到書房裏來先生仔細將這孔子殿瞻仰了一會勃然大怒道怪不得你這幾天讀書不長進原來心馳於外弄這些撈什子說罷便將我辛苦造成的孔子殿忍心害理的拆毀了先生先將儀仗一根一根的拆斷撕破小香爐小燭臺丟入痰盂裏面那假定的孔子偶像先生總算看孔子的面上不好意思砸爛便沒收了不知他藏到那裏去。膝下一座空廓的木箱先生命書僮拿下去裝字紙我當時見先生這樣用暴

力加害孔殿心裏雖有千萬句可以據理力爭的話可是對着他的神聖威權也就忍氣吞聲聽他蹂躪心中却很怪孔夫子何不顯靈他這樣踐踏你你爲何沒一些兒憤怒的表示呢：可是我經這一場的大破壞我以後對於一切建設的思想和創造的精神都很薄弱很萎頓了以我今日的眼光來追判先生那種舉動似乎也太過分

我入學以後六年之中換了兩位先生內中有一位很凶背書有錯字便打毫不客氣打了還不熟跪着念跪着念不熟罰跪在天井當中太陽底下石板上面那家的僕人廚子走過來瞧

兒 時

見掩面而笑我當時真羞憤極了使用辮子使勁向頭頸內勒大概是受了重大的激刺起了重大的自殺決心自殺不暇那裏還能念書越念越不熟是當然的結果了兩隻小手背往往打得紅腫如小饅頭似的我回去母親見了摩我的手背問痛不痛我含淚不答母親道「先生打是最名譽的莫害羞嚴師出好徒狀元宰相全是先生打出來的」可是如今想起舊事舊話真是慚愧自家不爭氣狀元是趕不及宰相沒有分豈不孤負了我那先生的「苦打一工夫麼慚愧呀慚愧」

如今我的兒子一個一個已達到上學的年齡

了。我瞧他們念半天書要頑半天打球呢。唱歌呢。體操呢。先生還領着頭遊戲。念不出書來。考起來不過扣幾分。分數那裏有打有跪。像我小時候的刑罰呢。所以我母親現在嘗指着我的。一班兒女問我。道他們真是有福氣的人。男的上學不捱打女的在家不纏足。孩子也舒服。大人也清靜了。我心中暗道。這恐怕就是中國的進步罷。



第一夢

畢倚虹

余妻汪瑤瑋與余結婚不及十閱月以一百二十一日之沈疴死矣死之日爲甲子九月二十一日晨此年此月此日此時余永遠不能忘卻殆爲余生平紀念日中之一甚或謂爲紀念日中最足以紀念之一日亦無不可余妻死前一夕余深夜從報館歸猶奉粥一甌以餉之余妻啜之甚甘余就榻前與語甚久余妻狀亦如常但久病之軀精神甚疲喜聞短語畏作長談渠與余尙商量明日以何物下粥爲宜夜

四時余乃歸寢余更親爲拽衾下帷余妻亦隔帷語我曰君終日辛勤宜可早休矣余唯唯明日清晨婢媪從睡夢中呼余起余急跣足至榻前而余妻已氣促痰壅雙目注我喉中哽咽但聞痰聲不能作一語冉冉逝矣當時余腦似震裂初不知是何天地是何境界是何人生哭否余不自知哭時有淚否余亦不自知親朋聞訊咸來拉余下樓曰此非君哭時余亦甚怪決不哭亦決不悲似吾妻猶在樓上呻吟也力

疾爲彼處理身後事棺衾俱妥時已黃昏余登樓見
 余妻散髮僵臥莊嚴如橫置之石象余趨而呼與語
 一二聲不答三五聲不答百千萬聲余妻亦罔應
 嗚乎爾時余似清醒知余妻果死矣永遠不我應不
 我語不我視矣生離死別人生一最難堪之境生離
 猶有再娶之一綫希望死別尙有何說爾時余乃縱
 聲哭嗟夫此時殆余哭瑋瑋開始之時耶余獨緊記
 是日余衣灰色嗶嘰衫袖間淚痕都滿嗟夫此衫
 余已什襲藏之寧忍再著耶

入夕十時吾妻將蓋棺矣余爲安置妥貼珠冠繡
 帔錦衾蓮枕仰臥若甚適者余俯首與語曰行矣瑋
 瑋……語未既余陡覺眼前一黑昏然倒地暈矣比

甦身已臥榻上親朋已昇我入他室耳中間鼓樂聲
 由遠而近余蹶然起欲再一視瑋親朋環而按我親
 朋甚愛我我寧不知感雖然而今而後永遠不及見
 瑋顏色爾時余唯仰首呼曰行矣瑋瑋……

明日送瑋柩入丙舍哀樂前導雜以梵音余垂首
 至臆默然孤行遠柩徐語曰行矣瑋瑋然而我知此
 語瑋未必聞但舍此四字尙有何說歸家一望牆頭
 照片縱橫列一月一日結婚紀念象赫然照眼余癡
 立凝望歎曰瑋果死耶何與吾猶並肩立果未死耶
 何以室中無此人世界無此人悲夫照象恩物也亦
 毒物也使壁間無此照吾妻之影永遠不可見但我
 立此照前須臾余心立碎如中毒矢啓篋一視瑋所

寫書冊一。一。整列如平時。墨痕宛然如新。余一檢點。輒手顫。類中奇寒。閉篋不忍復視。爾時余作幻想。認定璿雖死。其靈魂必未泯。軀殼已矣。叩之不應。余盍覓璿靈魂一語。余所第一欲問璿者。余哭汝。汝知之否耶。汝厭惡否耶。汝亦同情哀痛否耶。使我哭汝。亦垂淚相報者。今而後。我不忍累汝靈魂雪涕矣。

顧璿之靈魂果何在。以何等方法覓之。耶方士符籙。村嫗邪術。我決不信。思量復思量。惟乞靈夢境。或可依稀覓得。於是。我乃早睡。期得幽夢。詎求夢愈切。睡益不安。輾轉反側。睡且不成。夢於何有。撐目天明。一無所得。於是。余乃大失望。明日。余忽憶得。余妻病中。曾以失眠。故飲安眠藥。

水得小效。瓶中猶有餘。灑入夜。余乃飲一匙。飲後輒喜。今夕或能得安睡。覓夢矣。枕上輾轉。又三更不睡。如故。余私計。殆藥力不逮耶。強起。又飲半匙。竟得美睡。嗟夫。余積勞憂傷久矣。睡每不沈。今得藥力。麻醉。鼾然。罔覺。明日。睜眸。已日午。余悔恨曰。余昨非貪睡。期在得夢。胡酣眠。永夜竟不得一夢。意者夢雖假。手於睡眠。一睡未必便能得夢。嗟夫。求夢之難。今知其苦。

余既知夢不可強求。三五日來。余但安心求睡。多造入夢之機。一夕恍惚。間至一城市。車馬喧闐。往來甚疾。人面模糊。多不可辨。余詫曰。車行如此急。不畏傷人耶。仰首四顧。屋宇頗高峻。窗櫺繁複。望之不甚。

了。了。自。疑。出。門。恩。恩。未。御。眼。鏡。以。手。捫。目。鑿。鑿。宛。然。
 在。方。懷。疑。間。一。叟。杖。而。過。我。叟。鬚。髮。皓。然。面。目。似。曾。
 相。識。急。切。已。不。能。記。叟。行。漸。近。余。趨。與。爲。禮。曰。叟。
 亦。稍。駐。足。向。我。凝。視。余。曰。此。何。地。耶。余。已。迷。途。幸。告。
 我。叟。曰。此。爲。通。衢。子。欲。何。往。余。當。爲。汝。導。余。不。知。所。
 對。遲。疑。曰。叟。余。不。知。所。問。惟。余。意。欲。覓。我。妻。汪。瑤。瑤。
 叟。曰。尊。闔。消。息。老。朽。焉。得。而。知。余。急。欲。再。問。叟。已。策。
 杖。去。呼。之。不。應。余。私。心。自。語。曰。叟。何。傲。岸。乃。爾。耶。

過。此。筍。輿。登。山。顛。蕩。不。平。旣。抵。龍。井。瑤。語。我。謂。小。覺。
 頭。眩。下。山。時。相。攜。徐。步。今。日。過。此。舊。事。歷。歷。在。目。噫。
 瑤。殆。遲。我。於。龍。井。寺。中。淪。茗。相。待。乎。忽。一。轉。念。瑤。已。
 逝。矣。惟。待。我。於。墟。墓。耳。一。念。及。此。予。于。山。徑。中。欲。縱。
 聲。哭。忽。山。腰。亭。次。一。村。姑。以。布。帕。幕。首。攜。筠。籃。徐。徐。
 下。村。姑。見。我。微。睨。似。奇。詫。意。者。見。我。淚。痕。耶。此。時。斜。
 日。在。山。映。射。村。姑。面。目。甚。清。晰。妙。目。朱。脣。厥。狀。至。美。
 余。又。陡。憶。余。偕。瑤。瑤。遊。龍。井。時。夕。照。銜。山。映。吾。妻。絳。
 頰。如。畫。也。木。然。道。旁。趨。趨。不。前。村。姑。語。我。曰。客。迷。途。
 乎。余。曰。否。余。來。覓。余。婦。村。姑。曰。山。椒。寺。前。一。少。婦。向。
 山。下。凝。望。久。矣。我。過。而。問。彼。彼。云。正。待。一。人。今。猶。癡。
 立。不。知。君。所。覓。者。卽。此。少。婦。乎。余。曰。少。婦。狀。何。若。村。

一。恍。惚。間。余。已。不。見。叟。且。不。見。頃。間。之。城。市。車。馬。
 人。物。倏。然。都。混。身。似。在。一。亂。山。中。松。柏。樞。欂。清。翠。插。
 天。一。曲。徑。蜿。蜒。而。上。兩。旁。多。古。墓。碑。碣。縱。橫。其。境。地。
 絕。類。杭。州。之。龍。井。余。陡。憶。甲。子。暮。春。曾。偕。吾。妻。瑤。瑤。

姑曰修眉朗目絳頰皓齒豐肌纖指秀髮細腰吐音
作吳語語柔曼似含酸楚望之才二十許人余驚曰
噫此吾瑋也急問何在村姑遙指曰林箐中黃屋一
角卽寺門也少婦恰在其下余聞言不暇謝村姑飛
越山徑疾如松籟爾時余之腳力正不知何以如此
健且捷也旣抵林箐見山寺黃牆寺門落葉盈尺踏
之沙沙有聲余狼顧不見余妻且不見少婦仰首視
門前廟額已剝蝕不能辨暮色蒼然歸鴉哀啼余曰
嗟夫瑋汝果遲我於此耶胡不見也斯時寺門砒然
關一高僧翛然啓關余急叩曰長老見余妻乎僧合
十曰野寺蕭寥遠隔塵世香火荒涼十年無遊人裙
屐矣余嗒然若喪高僧曰山荒多豺虎客歸宜早余

唯唯似聞有風聲挾虎嘯聲震耳余一恐怖山寺高
僧又不可見一掬春波清漪照眼余似又置身金牛
湖上矣

夾岸萬柳嫩綠可人風來柳絲蘸水游魚千百爭
來唼喋一短艇欸乃從隄西來艇上一舟子狀至蕭
適見余癡立語我曰客欲舟乎余搖首示不欲舟子
曰春光難得何吝此杖頭錢我願貶值載客余曰否
我在此候一人舟子曰客果渡湖者余艤舟相待可
也余頗厭舟子絮聒欲沿隄雅步一轉瞬間有小舟
自西來舟中似一婦人船梢一婢打槳又一轉瞬舟
掠余前倚舷照水者宛然余妻也余大驚欲呼瑋且
住舟行疾一轉瞬逝矣煙水微茫中瑋似尙頻頻迴

首也。余忽得策，覓柳下泊舟，一躍而入。趣舟子速追前船。舟子徐徐弄槳，曰：客果早登舟，與前船並行久矣。余曰：勿多言，速追前船。余船愈疾，前舟益迅，相離不甚遠，顧在可望不可及之間。余仰天呼曰：嗟夫，盈一水，何隔絕乃爾！耶！再一轉瞬，前舟益渺，杳不可見。時已近黃昏，暝色四合，第見湖水空濛而已。

舟子曰：前舟不可及矣。盍歸休。余怒曰：汝打槳太遲，阻我良緣，可恨也。舟子笑曰：客勿恨，果有前緣，終有相見時，何爭此哉！頃余聞言，點首似有所悟。語舟子曰：汝能作慧語，一解人也。余欲叩舟子姓氏，與之談，因緣一恍惚，聞湖水湖煙輕舸短槳，都不可見。即舟子亦弗知所向。余一迴顧，子然一身，何嘗在舟中。

立一巨廈，前蔭槐方匝，地蟬聲斷續，似曰：知了，知了。嗟夫，又換一境地矣。余又癡想於不知不覺中，換一境地，何迅速乃爾。

巨廈門洞啓，余內窺門內屏門，凡六，油飾已剝落，望之儼然一舊家。左側一門未閉，余信步至屏前，好景畢陳矣。蓋廈非巨邸，實一別業，石竹花木之勝，門次已可見。門無關者，遂直入。迤邐過一小山，山後曲沼，沼有殘荷已枯，沼上曲折有石橋，橋上荷葉三五，逐風而舞，已滿目秋光矣。余又歎曰：病者正如秋葉，枝頭憔悴，日感搖落，風來但有墜地。吾妻瑛，病久一榻，奄殫，不惟秋景憂黃葉照眼，令我心悸不已。蓋是時，余之知覺似吾妻猶未逝也。方予下橋，竹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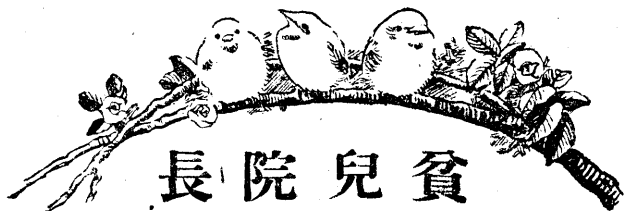
中一短僮出年方十一二手持一卷狀似奉主人命
忽促行目不暇他顧者忽睹余驚問客何從來余急
切又無以應嗟夫余心事在覓余妻余不覺衝口而
出曰余覓余妻汪瑋瑋此言既發余自咎措辭何鹵
莽小僮非余僕烏知瑋瑋耶事有出意外者小僮微
笑點首曰在此不遠渠亦遲客久矣余大驚攬短僮
裾曰童子我感謝汝幸引我面余妻童子以手指橋
西一水閣曰在此閣下衰柳三五坐巨石上者非耶
余窮余目力西視果有水閣果有衰柳果有一巨石
石上果有一人惟隱約見背影彷彿竟是吾瑋余
亦不復顧短僮奔赴水閣嗟乎石上人真吾妻瑋瑋
也我何以能識蓋彼聞余疾步聲一迴顧我乃見瑋

面目同時彼亦見我時我距瑋坐處僅數武余既確
認爲瑋爾時余心中突呈異狀不知爲悲爲喜爲愴
慟爲酸爲苦爲哽咽噫自瑋蓋棺吾不面彼者已五
六日今辛若得一見余又不知從何說起爾時余之
靈府似麻木又似極清靈余真不自諗矣再睜目視
瑋瑋方手執一卷坐石上衣袷羅衣不髻而辮額前
短髮受風蠕蠕而動渠見我至似亦訝且喜釋卷凝
視余此時已至瑋前失聲呼曰瑋汝在是耶瑋微笑
唇顫動欲語余伸臂欲與握手願瑋手中一巨帙瑋
引手向我卷乃墮地聲極巨
悲夫余醒矣余張目一視見曉暎上窗余次子方
挾書入塾書忽墮地書然有聲遂驚余夢瑋也水閣

第一 夢

也。荷。葉。也。曲。沼。石。橋。也。都。爲。夢。境。余。身。固。猶。偃。臥。孤。
衾。也。吾。子。見。書。墮。驚。余。頗。惶。悚。疾。拾。書。去。余。欲。呵。責。
吾。子。胡。驚。吾。好。夢。余。一。仔。細。思。量。似。不。能。責。吾。子。彼。
烏。知。爺。作。甜。夢。耶。倘。令。彼。知。或。亦。不。忍。驚。我。也。

嗟。夫。余。矢。以。真。誠。經。如。干。日。如。干。時。僅。得。此。一。夢。
夢。中。未。能。與。殫。作。一。語。竟。瞿。然。而。醒。一。夢。之。難。至。於。
如。此。可。想。也。殫。魄。有。知。來。召。我。入。第。二。夢。第。三。夢。乃。
至。億。千。萬。夢。我。有。千。萬。語。億。兆。語。告。殫。也。悲。夫。殫。有。
知。耶。無。知。耶。



貧兒院長

畢倚虹

三間朝南的小平房窗戶全是舊式嵌着雲母片一半已剝落了却用舊的新聞紙糊着抵禦冷風侵襲窗外兩株梧桐樹高出屋頂五六尺在夏天的時候却是濃蔭匝地一院生涼可惜如今已是秋盡冬來滿樹的葉子全彫零黃落飄在地上一陣風來吹得滿階飛舞沙沙作響這三間屋子當中間是屋裏主人會客之所左一間是臥室右一間是堆書的所在在平常的時候這屋子的窗戶常常開着可憐這屋子的主人如今病了病人畏風窗戶便緊緊的

閉着寒風過處吹得一陣藥香刺人鼻觀還夾着落葉打頭那一種幽澀沈鬱的境界叫人見了心地悽清這屋裏的主人就是貧兒院長黃萬風先生論到黃萬風現在的身分地位不應該住這又舊又窄的屋宇再按到黃萬風經過的歷史和他造成的功業更不應該住這種房子他的同事同志同官以及手下的僚屬十個有九個自己建造高大洋房居住了可是黃萬風做官不會撈錢革命但知盡力辦學一味賠本交友喜於仗義以致弄到現在住

的舊屋還是租來的。秋深一病纏綿。兩月醫藥之資，很不容易張羅呢。黃萬風害的是肺癆，秋冬之間於肺病最不相宜。十月初，邊起了一個風，信黃萬風的病勢格外沈滯。病骨漸漸不支。患肺病的人愈是病勢越重。他的腦筋愈清，神經一些兒不紊亂。普通醫學書，黃萬風是常讀的。將自己的病和醫書上的話印證起來。心。上。老。大。的。明。白。是。不。治。之。症。了。黃。萬。風。生。平。又。很。研究。佛。學。於。生。死。關。頭。到。也。瞧。

得。很。澹。沒。有。什。麼。解。不。脫。的。煩。惱。可。是。黃。萬。風。還。有。夫。人。和。六。個。兒。子。四。個。女。兒。大。的。不。過。才。十。三。歲。小。的。剛。剛。一。周。又。沒。絲。毫。恒。產。身。後。的。事。簡。直。說。不。下。去。所。以。對。着。他。自。己。的。夫。人。還。是。往。往。諱。病。從。不。肯。吐。出。絕。望。的。話。來。使。他。們。眼。前。心。酸。可。是。黃。萬。風。背。着。夫。人。躺。在。病。榻。上。思。前。慮。後。總。是。搖。搖。頭。長。嘆。一。聲。而。已。

了。兩。口。血。黃。萬。風。心。知。不。妙。向。家。人。要。了。一。面。鏡。子。過。來。照。了。一。照。覺。得。兩。頰。內。陷。神。氣。蕭。索。便。藏。過。鏡。子。不。響。中。飯。只。能。呷。了。一。碗。粥。還。是。很。勉。強。的。黃。萬。風。交。代。家。裏。的。人。去。請。裘。嗣。梧。先。生。來。談。談。黃。夫。人。攔。着。道。你。昨。夜。裏。咳。了。沒。得。好。睡。今。天。精。神。很。差。還。是。休。息。休。息。靜。養。的。好。黃。萬。風。道。我。吐。了。兩。口。血。以。後。今。天。胸。膈。似。乎。寬。暢。些。也。許。是。頑。血。既。除。漸。入。佳。境。你。莫。攔。阻。我。和。他。有。要。緊。的。話。說。呢。

況且裘先生是常來的至好朋友，儘可以熟不拘禮和他談話，也不致十分吃力。黃夫人見他執意如此，恐怕十分阻攔，反引動他的肝火，便也不再說。

下午的時候，裘嗣梧來了一見黃萬風的面，不禁大吃一驚，心想兩星期沒見面，怎麼一變至此。可是當着萬風的面，也不便說。心中却起了一種重大的悲感。萬風和他略談了些病況，裘嗣梧還是想有許多樂觀的話來安慰他。黃萬風

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嗣梧，你的話我聽了，很歡喜，並且很感激。你不過只好作爲你我的希望罷，恐怕沒有成爲事實的。這一天了，裘嗣梧道：「切莫如此說，好好的休息些時候，就可以好了。」貧兒院裏的事好在有紀杞人在那裏管理着，你暫且百事丟開，一心養病要緊。黃萬風道：「我找你來不爲別事，正是貧兒院裏的事，我要重重的託你呢。」說着，咳嗽了兩聲。裘嗣梧道：「我不是剛纔勸你休息嗎？多說話就

要引動咳嗽了。院裏有什麼改革的地方，候你病好了再辦也來得及。」黃萬風搖搖頭道：「我對於院裏只有辦的志願，沒有辦的能力了。我如今且和你約略說說，因爲歷數生平好朋友本不多，現在在杭州的更有限。朋友當中能談貧兒院事和能受託貧兒院事的人，除了你竟尋不出第二個。所以只好拉你來作長談了。我生不辰六歲的時候，就爲失父之兒，靠着先母以

針。繡。度。日。艱。苦。卓。絕。也。一。言。難。盡。
廉。吏。子。孫。十。九。貧。寒。孤。苦。我。是。一。
個。貧。兒。出。身。纔。嘗。着。貧。兒。滋。味。貧。
兒。最。苦。的。事。就。是。沒。力。量。沒。機。會。
去。受。教。育。貧。兒。最。危。險。的。一。件。事。
也。是。受。不。着。教。育。失。學。的。貧。兒。好。
一。點。的。是。流。入。下。流。社。會。壞。一。點。
的。便。是。盜。賊。乞。丐。我。總。算。靠。着。先。
母。十。指。力。量。千。辛。萬。苦。將。我。教。育。
成。人。差。能。自。立。所。以。我。發。願。要。拯。
救。貧。兒。拯。救。貧。兒。的。法。子。第。一。要。
給。他。有。充。分。教。育。明。知。這。個。志。願。

太。奢。中。國。貧。兒。世。界。貧。兒。也。不。知。
萬。萬。千。千。憑。我。一。人。力。量。所。救。有。
限。然。而。我。抱。定。宗。旨。能。救。一。個。是。
一。個。能。教。育。一。個。是。一。個。世。界。上。
少。一。個。失。學。的。貧。兒。總。比。多。一。個。
失。學。貧。兒。來。得。好。辛。亥。光。復。我。受。
鄉。老。和。同。志。的。推。舉。叫。我。做。什。麼。
軍。政。府。我。可。是。沒。有。招。一。兵。一。卒。
練。一。營。一。團。也。不。致。什。麼。北。伐。南。
征。我。却。急。急。忙。忙。的。撥。一。所。公。共。
房。屋。提。一。筆。公。家。款。項。辦。了。這。一。
所『貧。兒。院』。當。時。同。志。的。人。全。

笑。我。是。一。個。書。獃。子。可。是。我。也。不。
管。他。們。有。的。搶。着。做。都。督。的。有。的。
搶。着。做。民。政。長。的。極。不。堪。的。也。要。
撈。一。個。司。長。局。長。廳。長。所。長。做。做。
我。這。時。只。要。一。個。貧。兒。院。長。做。做。
同。志。們。要。好。的。說。我。迂。執。吃。虧。不。
要。好。的。却。恭。維。我。行。芳。志。潔。這。些。
議。論。紛。紛。我。也。全。不。理。會。他。專。心。
辦。這。貧。兒。院。可。是。我。不。因。貧。兒。院。
而。貴。貧。兒。院。可。得。着。我。的。勢。力。一。
步。一。步。的。發。達。起。來。是。什。麼。道。理。
呢。我。不。向。都。督。偉。人。去。爭。權。奪。利。

謀。缺。求。差。我。但。不。時。的。替。貧。兒。院。請。求。點。公。款。公。產。所。以。他。們。瞧。着。我。的。三。分。舊。面。十。請。九。准。今。天。的。貧。兒。院。能。夠。立。在。杭。州。城。裏。西。湖。邊。上。佔。這。大。的。地。盤。不。收。一。個。學。費。能。容。納。六。七。百。個。孤。寒。子。弟。衣。之。食。之。並。且。教。授。他。的。學。術。和。技。能。自。問。還。是。我。區。區。黃。萬。風。之。功。然。而。一。半。也。是。時。候。遭。逢。得。好。譬。如。現。在。的。時。代。要。辦。一。所。學。堂。求。官。廳。補。助。經。費。恐。怕。一。個。月。領。十。塊。錢。還。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有。上。

貧兒院長

月。沒。下。月。呢。裘。嗣。梧。道。可。不。是。嗎。黃。萬。風。又。道。這。以。上。是。我。創。造。貧。兒。的。歷。史。……說。到。這。裏。又。乾。噎。了。幾。聲。呷。了。一。口。溫。開。水。停。了。一。刻。黃。萬。風。又。道。如。今。中。國。熱。心。辦。教。育。的。人。可。也。不。算。少。那。些。借。學。斂。錢。的。敗。類。且。不。去。說。他。就。揀。那。當。中。正。派。人。說。他。們。那。種。辦。教。育。開。學。堂。是。專。門。預。備。教。育。別。人。家。的。子。弟。而。設。他。自。己。的。子。弟。並。不。送。進。學。堂。有。的。請。了。中。文。西。文。老。夫。子。到。家。裏。悉。心。教。授。有。

的。逕。自。謀。着。官。費。將。他。送。出。洋。留。學。極。力。希。望。他。自。己。的。子。弟。將。來。怎。樣。成。一。個。學。者。怎。樣。成。一。個。博。士。一。面。却。痛。恨。國。內。的。學。校。辦。得。不。好。習。氣。壞。功。課。糟。可。是。一。面。仍。舊。天。天。曠。着。辦。學。堂。與。教。育。驅。別。人。的。子。弟。進。來。讀。書。受。這。種。教。育。他。自。己。的。子。弟。却。不。在。內。你。想。可。不。是。南。轅。北。轍。言。行。相。悖。嗎。我。對。於。這。一。種。人。是。最。痛。恨。的。比。那。借。學。肥。己。的。還。要。可。惡。所。以。我。的。四。個。兒。子。我。全。叫。他。們。不。許。進。別。的。

學堂就在貧兒院裏讀書有人和我說院是貧兒院院長不是貧兒院長的兒子還沒錢進別的學堂嗎爲什麼還要來佔貧兒的位置我當時笑了一笑道我正是要叫我的兒子與別人的兒子受同一的教育換一句話說就是教育別人的兒子和教育我自己的兒子一般我的思想以爲造就少數的自己兒子何如造就多數的別人兒子因此我看自己兒子的分量比別人的兒子較輕希望別人的

兒子比希望自己的兒子更大再說一句違觀的話後人皆是古人之子孫一定要分出張王李趙未免所見不廣我這個病瞧上去凶多吉少要在平常的人招致老朋友來一定將自己的遺孤鄭重拜託可是我並不將我少數的自己兒子拜託我却要將這全院多數的兒童託付你了如今扶病寫好了一封遺書是給當道的信中我却薦舉老兄做我的繼任院長了說罷忙指指枕邊道信在那

裏你現在也不必瞧我死後這封信大概就要發生效力了我要薦舉你別的職務恐怕還有人和你爭我的信便沒效力這種貧兒院長貪圖富貴的人見了這個名目避之若浼一定不會有人和你爭我以友誼的情感要求你良心上擔任到底不要使六七百個貧兒因我一人死活搖動他們的教育前途……這時候黃風說話說得太多未免吃力接連的咳了一陣末後面紅耳赤喘息不平竟咳

出兩口血來。

裘嗣梧見了這樣心中十分難受。忙道：『不要多說話，閉目養息。』一會罷，你所說的話，我全洗耳恭聽了。萬一竟有那不幸的一天，我一定依着你的話，實心實力的做去。便了。黃萬風聽了，忙顫巍巍的舉起兩隻瘦如枯柴的手，合攏來對着裘嗣梧拱了兩拱，算是他感謝的表示。裘嗣梧見黃萬風已是十分疲困，十分危殆，便不敢久坐，又安慰了幾句，便退出來了。

貧兒院長

隔不到一星期，那熱心毅力，手創貧兒院的院長黃萬風先生，竟致一病不起。他那枕邊遺書，竟感動了當道的婆心，派裘嗣梧做他的繼任院長。裘嗣梧接任的那一天，召集了全院貧兒在露天底下，將黃萬風在病中垂危的那天和，他所說一番話，仔仔細細對貧兒述了一遍。裘嗣梧公誼私情，兩兩傷感，說不到一半，已是淚盈於睫，只得且淚且說。那一班的貧兒聽了，沒一個不下淚。說到最後，竟放聲

大哭。那號哭聲中，有的喊『院長』，有的喊『先生』，的還有許多喊『爹爹』、『親爺』的。可見黃萬風感人之深。許多貧兒簡直尊崇親愛他，和自己的父親一般了。又隔了半個月，黃先生舉殯了。黃先生生後蕭條舉殯的儀仗，也很簡單。可是那一天，全院的貧兒，臂上全繫着一方黑紗，整隊在黃先生的靈柩前面走，排列得有半里路長。個個貧兒眼眶中，全含着一包眼淚。有幾個年長點的貧兒，一

路走着竟不路來一及的用手巾拭淚路上兩旁的行人瞧了都嘆息不止有的人說道上海極熱鬧的大出喪我們也瞧見過不少靈柩前面有學生排隊送的也瞧見

過不少不算稀奇爲什麼這些學生走着哭着如喪考妣呢

按此篇當是寫杭縣汪曼鋒先生（歿）事黃萬風殆諧聲耳

倚虹於曼鋒有知己之感今於

其死也猶託體小說家言以曲傳曼鋒記其言行不以生死變易懷慕曼鋒可謂識倚虹矣嗚呼曼鋒亦老友也讀此不禁黃壚之痛天笑附注

美 術 家 之 人 情

畢 倚 虹

吾○友○有○聽○瑟○君○者○家○貧○少○孤○肆○力○於○畫○精○研○冥○索○可○十○年○不○敢○自○信○偶○以○
尺○幅○寄○報○館○雜○誌○鑄○版○印○播○欣○賞○者○遍○江○國○新○籍○問○世○以○不○得○聽○瑟○畫○封○
面○爲○快○快○紙○貴○一○時○名○乃○大○著○丰○采○言○論○尤○雋○絕○冠○時○流○雜○誌○偶○揭○聽○瑟○
象○咸○詫○曰○不○圖○聽○瑟○人○如○其○畫○

余○居○近○聽○瑟○余○日○困○於○簿○書○入○夜○得○片○暇○趣○過○聽○瑟○小○談○每○每○至○夜○分○始○
去○余○歎○曰○其○君○清○談○足○以○滌○我○塵○氛○也○一○日○余○訪○聽○瑟○室○中○狀○至○麻○亂○
書○畫○縱○橫○滿○地○琴○硯○亦○凌○雜○無○次○余○問○故○瑟○曰○吾○母○自○田○間○來○就○養○特○糞○
除○一○室○以○奉○母○余○覩○瑟○往○來○安○排○殊○僕○僕○余○請○辭○歸○聽○瑟○攬○吾○裾○曰○君○勿○
行○余○有○佳○品○供○君○稗○史○材○也○指○屋○隅○一○巨○篋○示○余○聽○瑟○親○爲○我○啓○篋○中○
纍○纍○膏○舊○札○聽○瑟○曰○嗟○夫○君○勿○視○此○爲○故○紙○殘○牋○此○中○皆○彼○人○致○我○手○書○
每○一○展○讀○斑○斑○有○淚○痕○温○温○有○愛○蒂○也○余○聞○言○亟○展○數○札○筆○致○挺○秀○如○一○
改○余○叩○聽○瑟○曰○皆○一○人○手○筆○乎○聽○瑟○曰○然○余○曰○有○若○干○札○聽○瑟○淒○然○曰○五○

年○來○積○之○可○千○五○百○通○矣○余○詫○曰○是○真○情○書○大○觀○矣○
人○生○百○年○耳○能○接○受○情○書○之○時○咸○在○少○年○過○此○老○矣○
誰○復○貽○書○談○情○此○一○二○十○年○少○年○時○代○未○必○果○得○情○
人○即○得○矣○未○必○人○皆○有○書○即○有○書○矣○人○亦○不○過○數○緘○
而○已○篋○底○溫○存○終○身○永○寶○什○襲○珍○藏○君○今○以○五○年○之○
力○積○書○千○五○百○通○是○何○福○分○耶○

聽○瑟○曰○君○勿○以○我○多○得○書○爲○福○須○知○得○書○逾○多○正○以○
見○我○之○福○薄○而○已○雖○然○密○緘○千○裏○亦○慰○情○於○無○語○既○
檢○數○書○眎○我○我○展○視○舌○咋○不○下○書○皆○巨○幅○修○緘○寫○以○
珍○珠○密○字○披○讀○三○四○通○語○語○作○率○真○語○淨○妙○無○藻○飾○
風○花○雪○月○諸○詞○采○悉○打○掃○乾○淨○余○笑○曰○此○君○可○謂○情○
書○曰○描○家○視○彼○堆○砌○成○篇○者○彌○見○誠○摯○顧○牋○未○署○名○

皆○毀○去○此○何○故○耶○聽○瑟○曰○彼○人○已○嫁○我○慮○偶○不○經○心○
來○札○輾○轉○流○傳○爲○人○拾○得○寧○不○重○累○其○名○吾○儕○心○跡○
雙○清○轉○因○文○字○而○使○彼○遺○憾○我○益○無○以○對○彼○故○每○牋○
署○名○我○皆○慎○重○翦○去○余○曰○嗟○夫○君○真○心○細○於○髮○然○此○
巨○篋○千○函○每○函○又○累○千○萬○言○余○何○能○猝○讀○君○能○略○述○
與○彼○舊○事○一○二○耶○

聽○瑟○曰○唯○唯○事○極○平○淡○無○嶽○奇○曲○折○在○君○小○說○家○視○
之○或○目○爲○庸○材○然○情○之○平○淡○者○事○過○境○遷○一○一○思○量○
彌○覺○惘○悵○而○不○能○自○已○君○不○厭○煩○當○得○略○以○告○君○嗟○
夫○舊○事○重○提○如○溫○陳○夢○唯○此○魚○牋○盈○篋○爲○夢○痕○之○保○
證○品○耳○
滬○西○有○愈○園○年○值○季○秋○開○菊○花○會○裙○屐○翩○翩○多○來○延○

賞○余○嗜○菊○成○癖○每○屆○會○期○流○連○花○間○日○必○向○晚○乃○歸
與○吾○同○癖○者○乃○有○伊○人○記○乍○相○遇○玄○裳○長○轍○亭亭○傲
骨○正○類○秋○花○余○初○不○爲○意○但○驚○其○豔○同○是○看○花○人○胡
多○關○心○逾○年○愈○園○復○開○菊○會○又○遇○伊○人○似○曾○相○識○四
目○凝○視○幾○欲○問○別○來○無○恙○彼○之○視○我○亦○如○舊○侶○盈○盈
隔○花○默○默○不○語○此○情○境○極○平○淡○思○量○思○量○殊○難○堪○也
翌○日○郵○使○來○授○余○一○牋○余○之○姓○名○地○址○皆○不○爽○蓋○彼
人○子○我○第○一○書○也○書○中○寥寥○作○數○語○大○意○謂○讀○君○畫
已○久○使○我○神○馳○腦○中○已○早○鑄○君○之○姓○氏○嗣○又○覩○君○玉
照○於○是○又○深○鑄○君○影○於○胸○昨○年○菊○會○相○逢○花○底○我○已
識○君○余○雅○欲○招○君○一○談○傾○我○胸○臆○繼○思○一○不○相○識○之
人○冒○昧○干○謁○君○或○見○斥○踟○躕○莫○敢○在○苒○經○年○昨○又○相

遭○審○君○神○采○奕○奕○如○舊○而○君○之○視○我○凝○睇○再○三○似○以
故○人○目○我○歸○途○忖○度○彌○復○相○念○其○實○我○與○君○初○無○絲
毫○關○連○實○以○相○念○兩○字○相○加○似○不○甚○當○然○而○由○衷○之
言○殊○不○能○掩○揶○以○奉○告○亦○不○欲○君○有○何○報○章○更○亦○無
所○求○君○也○惟○願○君○知○世○界○上○有○一○不○識○姓○名○之○人○重
君○之○畫○念○君○不○已○耳……書○末○但○署○名○亦○不○寫○地
址○余○得○書○驚○喜○且○感○且○悚○虛○聲○未○藝○乃○得○知○音○不○期
披○牋○欲○涕○繼○以○悵○觸○也○坐○是○余○益○勉○力○作○畫○余○年○來
藝○事○不○以○故○步○自○封○未○始○非○彼○人○之○勸○我○苟○且○下
筆○深○畏○彼○人○見○呵○也
余○得○彼○第○一○牋○後○乃○作○一○復○書○顧○不○省○居○址○書○成○亦
但○藏○篋○衍○不○能○達○彼○慧○目○俄○而○彼○第○二○書○第○三○書○五

書六書續續而至書中語亦漸綿密然大都評隲吾
 畫而兼敘彼家事雜寫所感無一不可告人語余癡
 甚每得一書必裁牋作答書成莫能付郵悉鈔入日
 記册私意待到明年菊會萬一晤彼可以面致彼或
 知余對彼之誠十月以後書來益勤忽有一書竟期
 我至某園園固離市極遠平日少游客蹤迹地甚蕭
 曠我喜不自勝亟挾日記册往深恐後時到極早癡
 坐鐵榻久之久之伊人始拂花嫋嫋至偕彼來者別
 有一妹我見彼噤不敢置辭以有采伴尤恐唐突急
 以目他瞬彼微笑趨向我點首示意且曼聲曰君來
 久矣我唯唯不敢他語恩恩從懷中出日記册急納
 彼人手期期曰此中皆我復書也彼笑而納諸懷方
 欲有言彼之女伴已行近我急爲禮而遯不待許可
 恩恩出園心志恣不已一若冒大不韙者歸後在車
 中轉自悔恨有此機會胡不暢言訥訥而退寧不重
 負其意耶然而當時殊無此勇氣也
 次日清晨彼人書來責我先行深許我日記册中復
 書之誠摯於是再訂約屆期我往彼已先至相與縱
 談乃洞悉其家世父某木商往來甬上母與弱弟父
 妾同居母教極嚴不禁彼讀書而阻其交游地址某
 街悉以相告叮囑我慎勿投書慮爲母得書中言似
 光明然家庭間舊習未破除男女通緘札易召流言
 余亦謹受教
 是日天氣極晴朗彼人曰園中咫尺地無多佳趣盍

作。郊。遊。余。曰。郊。遊。滋。佳。余。嘗。攜。畫。篋。至。龍。華。寫。生。彼。中。塔。影。江。光。大。堪。入。畫。彼。人。稱。善。余。曰。盍。命。車。往。彼。不。可。謂。且。行。且。語。佳。也。初。冬。木。落。田。塍。人。稀。蕭。瑟。中。有。靜。趣。彼。人。謂。我。曰。自。我。腦。中。有。君。距。今。已。三。五。年。當。日。讀。君。畫。本。私。心。曰。余。他。日。倘。能。見。此。畫。家。一。詢。彼。是。何。妙。手。能。創。造。此。意。境。或。亦。快。事。不。圖。輾。轉。至。今。共。君。清。游。我。亦。曰。我。亦。莫。諗。何。以。能。致。君。之。愛。彼。人。曰。愛。字。或。不。足。以。盡。我。心。曲。余。實。有。敬。佩。之。念。佔。據。愛。字。以。前。也。

郊。行。恣。談。察。其。語。氣。似。未。定。婚。彼。叩。我。婚。未。余。曰。否。彼。又。叩。我。曰。已。聘。未。此。時。余。甚。難。答。蓋。余。已。於。晤。彼。之。前。一。日。聘。我。荆。妻。矣。顧。質。告。似。掃。彼。人。之。興。不。直。

陳。以。詐。術。相。欺。罪。益。甚。余。心。口。商。量。遂。以。實。告。彼。人。聞。言。雖。少。變。色。然。俄。頃。便。鎮。定。夷。然。曰。噫。君。已。聘。矣。我。殊。爲。君。前。途。頌。祝。姻。緣。美。滿。也。



余曰噫。倘遇君於一年前。則我之婚姻。或非今日之結果。或……余言期。期未出口。彼人笑曰。君毋多言。我知君矣。君殆以我與君之愛。以不得婚姻。結束爲怏怏歟。君所見殊淺。仄也。我認定婚姻。與情愛截然兩事。世有情愛。終身不能相偶者。甚夥。未可以婚姻不成立。便抹煞其情愛。須知情愛自有其情愛之地。位與價值。初不以婚否而判其標準。彼以情愛而聯爲婚姻者。固是人間極美滿事。爾我之間。果能永遠保持其情愛。亦未始不可以驕人轉視。婚姻爲迹象所囿。特世人每併情愛與婚姻。爲一談。婚姻不成。引爲大戚。甚且自殺以殉情。此一類人。但解婚姻之義。難與言情愛之真諦。然而世人更有誤解情愛與欲

念爲一事。尤卑劣齷齪。不可齒吾之佩。君愛君中心。了無必欲妻君之妄念。果挾婚姻之念。與君周旋。則聞君已有聘妻。寧不失望。寧不惱悶。余無此迹。象成見中心。殊空洞朗澈。且決不變易。昔日對君之情愛。蓋認定我之對君情愛。決不影響君之婚姻前途。幸福也。君何必對我作慰藉語耶。余聞言極佩。其卓拔然。余之中心。以爲世間有此愛我之人。竟不能與我爲最親密。最長久之伴侶。能毋戚戚。彼辨婚姻與情愛。爲兩事。玄之又玄。我縱信之。終不敢深許之也。時夕陽已掛塔尖。江風作晚。寒彼人曰。可以歸休。余曰。尙未抵塔下。何必遽歸。彼人曰。乘輿而來。興盡即返。何必問塔。乃覓歸途。此爲余第

一日與彼清遊余永遠不能忘也。

余歸後私心以爲彼今後或遇我稍疏矣郊行之談必故作豁達之論掩其悵惘耳詎次日彼書來如恒隔一二日必有長牋絮寫心曲彼謂夜深人靜抽牋作書正一日間最愜心事寫成付女奴囑其翌晨入市購蔬菜將去付郵筒固甚便日爲常課一日不作轉枯寂欲死余亦以讀其來書如學生上課郵來幾有常時一日偶缺至怏怏不怡如有所失於是幻想其病耶忘耶懶耶疲耶種種想像悉陳腦海矣至於徹夜不能寐

龍華遊後每隔兩星期彼必牋約一出遊所游境地多在村落彼謂性之所近苦厭繁囂余亦樂從偶載

畫具相隨抽筆塗抹一二幅彼爲我覓佳境調丹青凡所商榷時有新意林梢月上相與言歸歸後又有書來有時日且有兩三牋得書之富無過於此一年中。

逾年余與荆妻結婚彼贈我一銀製照相鏡架鏤製絕精授余曰淺淺將意祝君嘉禮鏡中可貯雙影也余謝而受彼人於三年中所贈我者唯此一物而已婚後彼牋來稍疏余叩以故彼人笑曰郵差頻數恐致君夫人之疑而蜜月光陰中君或無披覽長篇大牘之餘閒余笑慰之曰荆人至明達余亦以爾我情狀白之荆人甚願一見君也彼人曰甚善約日彼人果至吾家與吾妻晤談彼人去後荆人語我曰今面

復信君之言不我欺也。

彼嗜畫若命嘗請諸其母氏擬延師習繪事母曰苦少良師彼乃列舉如某如某尤側重於余母氏亦耳余名笑曰某君盛名之下恐不屑爲家庭教師彼人曰母盍勿遣人一致意母唯唯當時彼人極得意希冀吾爲入幕之賓可以日常相聚詎母氏所託某君某君薦其姪妄言吾以事冗辭彼人雖明知某言妄而不能辨某君姪技甚劣碌碌無聲名彼遂一怒而罷此亦見伊人之苦心也。

彼人嫻英吉利文字母氏延一英婦主教其家英婦偶以書札往還彼人得此機會私囑我曰萬一君有極要事與我通信者以英文書來母氏或不猜疑余

雖喜苦不能作蟹行文一日會有事不能應彼約余乞友人汝南生代作翌日復書來謂英函不爲人注目余遂時時乞汝南生爲我司譯事余之情史唯汝南生知之最詳汝南生蓋我之情書祕書也。

又逾年彼人亦嫁矣所嫁之人適爲吾友嫁後彼仍時時有書來道念間亦過我樓居小坐移時索所近作畫品縱覽但不復同踏秋郊落葉耳嗟夫彼人蓋認定婚姻與情愛截然兩事不以婚姻與否而搖動其情變易其愛伊人乎是真愛我者我亦但掬真誠以永遠紀念而已嗟夫此盈篋情書我願生死以之也聽瑟君語旣余歎曰君之情人固如是耶



不離婚的離婚

虹倚畢

不離婚的離婚

毓英女校創辦了也有十二三年了。在教育界上的聲譽很好。總算是一個完美女校了。每一年當中毓英女校內總有一班畢業的學生多或五六十八少或二三十人不等。這每班畢業的學生集合同年畢業的同學。有一箇同窗會的組織。聯絡感情。交通聲氣。如今單提一九二一那一年的同窗會。共總會員只有二十一箇人。人數雖少。可是團結力很大。每年春秋佳日。一九二一的同窗會總要選擇一箇山明水秀的所在。舉行一回「同樂大會」。

這一天毓英女校一九二一的同窗會在杭州的西湖舉行同樂大會。會員二十一箇人。只有兩箇不到一箇。是周雪明。因為赴美國留學去了。事實上不能列席。一箇是江杏渠。他就這一星期當中。結婚。料量嫁事。自己便不能來了。因此會員共到了十九箇人。這十九箇人皆是從前共處一堂。形影相弔。親愛的好姊妹。自從離開母校以後。有的成了家室。努力

做賢母良妻的模範。有的在社會上服務謀自身的生活。各人的境地不同。各人的感想亦異。平日那裏有團聚的機會。到了同樂會這一天。大家不免重溫學校生活的舊夢。各抒胸臆。暢所欲言。實做一箇『樂』字。

在這十九箇人當中。一一仔細的分析起來。已婚的而生有子女者。九人已婚而未育子女者。三人已訂婚者。二人未訂婚者。五人可是簡括的一句話。已嫁者已超過過半數以上。這可見女子脫離學校生活以後。結婚是一種不可免之事實。獨身主義不能存在於如今的社會。

但是這十九箇人在學校生活時代。大家的意志和

趨向差不多。大體上總是一致的。可是如今因為婚姻問題的解決。這十九箇人當中便顯然的分了三派。一派是已婚。一派是未婚。一派是已訂而未婚。未婚的對於婚姻這件事。很表示反對的意見。和淡淡的態度。已婚的又多半感受婚姻的痛苦和缺憾。只有那已訂而未婚者。似乎對於婚姻問題還抱著很濃郁的希望。這是他們十九人當中主義不同的三派。別然而三派當中。已婚的人佔多數。可是從已婚的九人當中。又分出三派來。了一派的對於他自己的婚姻。還託天之伴。勉強算美滿的。沒有十二分積極怨望的表示。這一派只有四箇人。其餘的六箇人。五箇口口聲聲很感受婚姻的痛苦了。三箇已醜

釀到離婚的程度了。

這十九箇人此時各述自身經歷的狀況不免談到各箇的婚姻問題上去因談結婚便談到婚後的痛苦因婚後的痛苦便談離婚問題一涉離婚問題十人當中便顯然的分出兩大派別一種反對離婚一種贊許離婚反對離婚主持最力的要算閔瑤芬女士了他說中國的社會全用家庭制度爲骨子維持家庭制度就要靠婚姻的力量倘使輕率離婚家庭基礎便天天有搖動危險之虞了那贊許離婚的便是許克賢女士他說中國的國家不發達社會不進步皆由於沒有良好的家庭爲什麼沒有良好的家庭就是因爲沒有良好的婚姻結婚的夫婦全誤

認婚姻爲一件互相敷衍互相勉強互相維持的一件事存了這種苟且敷衍的觀念還有什麼神聖戀愛高尚的情感嗎結果下來夫婦兩方但感痛苦家庭前途全被黑暗的惡霧籠罩當然沒有好現象況且人類既是最高的一種動物倘若覺悟有什麼不善的地方應該立刻改良何以大家覺悟到自己婚姻的不良便多所顧忌不敢輕提離婚兩箇字未免看得人生的幸福太輕婚姻儀式太重了所以我的主張有真正感受婚姻痛苦的應立即離婚方是兩全之策……這一番話是許克賢女士侃侃而談的崇論弘議同窗的姊妹聽了也有附和的也有反對辨駁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不一

正在舌劍唇鎗之際那已婚的謝宗芸女士霍地從座中站了起来擺一擺手道列位姊姊不必在離婚和不離婚兩種制度上多所爭執我覺得離婚也有正當的理由不離婚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於情於理皆有存在的價值我們不應該加以極端的非議但是我們如今託足的中國婚姻制度底下除掉了離婚與不離婚兩種主張以外又有一種第三派的主張列位可知道嗎同窗的人聽了謝宗芸的話很覺奇突面面相覷謝宗芸接續下去道並且這一派主張近來很流行流行下去的遺毒遠在離婚與不離婚之上……大家又向著謝女士問道什麼主張呢有這般厲害

謝宗芸特爲提高了嗓子鄭重的說道這一派便是『不離婚的離婚』大家又爭著問道這『不離婚的離婚』的名詞很新鮮我們到沒聽見過謝宗芸嘆口氣道列位親愛的姊姊啊你們沒經過這種階級沒碰著抱這種主義的人那裏知道二十一世紀人權昌明時代的中國有這一種『不離婚的離婚』制度呢……我不幸做了這制度底下的犧牲者待我來仔細報告你們吧

當我在學校畢業裏出來次年便在K.L.學校充任教師這是列位姊姊所聽得啊K.L.學校校長很器重我他有一箇故人之子在某鐵路局充任一箇高級職員也受過充分的高等教育年齡比我略大二

三歲校長的美意，便替我作伐，與他結婚了。在結婚以前，我並且加以甚深的考慮，也正式的接見他幾次。我見他的性情姿態，學問和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皆可以使我信託而敬愛的了。於是我便嫁了他。列位姊姊啊，男子的性情姿態對於女子表現的時候，很靠不住的。對於挾有婚姻觀念的女子，時候他那性情姿態，尤爲靠不住。他的真性情真姿態，早已掩飾起來，卻用一副虛偽的性情姿態來誘惑你。賺取女子對於他的純正情感。至於男子的學問和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我斗膽說一句話：這些等等，可算與婚姻問題絕對沒有關係。因爲什麼呢？列位姊姊，可知道嗎？越是有學問的人在情愛上，越容易變動。

而且變動起來，使那對面的人沒一毫可以抵抗的。餘地因爲學問可以救濟他的作惡啊。至於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更不能拘束他的身心。須知越是在社會上有優越身分地位的人，他作惡的機會愈多。作惡的方法愈密，可憐啊！我之良人，倘使爲一無學問和社會上無優越身分地位的人，我之痛苦萬萬不致如今日之甚。我的救濟痛苦方法，也不致如今日之束手無策，或者能成立一雙無遺憾的嘉耦也。未可知。然而我不能……謝宗芸說到這裏，聲音漸漸兒有些低微下去了。

略停了一停，謝宗芸振了一振精神，又道：我自從與他結婚以後，在這五箇月以內，他對我很好。起初我

很欣幸以爲我在這婚姻制度底下算得一箇有幸
福的人了。所以前年的同樂社在蘇州開會我沒有
什麼顛顛憂傷的表示。誰知半年以後他對我的漸露
不滿意的神氣。起初我還以爲是偶然的淡薄。誰知
一天比一天的冷淡。這時候我纔覺悟男子的性情
他們往往用婚姻的儀式實行他狹邪的行爲。那裏
有什麼神聖觀念。純一情感。簡括一句話『喜新厭
舊』而已。中國古代的詩人說過『但見新人笑。那
聞舊人哭』。描寫得男子的殘忍心理。可謂深切著
明。這時候他早已另外有了戀愛。起先還對我秘密
著。後來漸漸的公開了。於情於理於法。我都可以和
他反抗。但是他那戀人取得了妾的地位。於是我不

一些可以反抗的憑藉了。
我一天一天的容忍下去。他對我的態度一天一天
的冷落下來。我憤極了。因此想著「離婚」。這方法
思維至再。我向他表示在我表示以前的意思並非
真要做到這一幕。悲劇無非要借此恫嚇他。促起他
和我迴復。初結婚以前的狀況。誰知他真是世界殘
忍的人了。他接受了我的表示。只用極淡漠的微笑
答復了我。我再三問他。他只有微笑。微笑以後。略搖
了兩搖頭。我因不得要領。我的表兄 S 君是一箇著
名的律師。我便一口氣尋著了 S 君。告訴他我所受
丈夫的淡薄待遇。要要求離婚。
S 君很細心。反復的問了我一切情形。S 君搖搖頭

道現在中國的法制精神是反對離婚的法令的義
旨。在在是維持婚姻不輕易判離。所以現在婚姻制
度底下的男女雙方協議離婚的很多。很簡易。訴訟
上求法律救濟的離婚很不容易。現在你的丈夫既
沒虐待。又沒遺棄。又沒對你有重大侮辱。以及其他
等等。你和他提不出一條法律上構成離婚的理由。
經年訴訟結果。還是離不了。何必多此一痕迹呢。
營業主義的律師呢。自然惟恐人之不起。訴在我與
你至親的關係。豈能以營業的手腕對付你呢。還是
忍耐些兒吧。希望用情感來喚回他的良心吧……
我道。他無故的納妾。這豈不是一箇極大的理由嗎。
S律師對我道。中國的法制現在還沒有否認妾之

存在。這理由。是提不出的。換一句話說。中國的法令
是很保護有妾的男子的。那被妾蹂躪受損失的妻
中國的法令是不保障的啊。我聽了這一番話。曉得
是離婚絕望了。

有一天我試試我丈夫的口氣。我說與其兩敗俱傷
不如各行其是。我們協議離婚了吧。也省得公庭對
薄的一幕。他亦是微笑了一笑。對我道。『我不主張
離婚。協議不成立。訴訟與否。由你。你有吃有穿。有住
所。你提得出離婚理由嗎。你自己考量吧……』他說
完這幾句話。用一副冷酷的目光。向我週身的注射
了幾次。從容不迫的走了。向他的戀人那裏去了。
從此以後。他知道我對於他無可如何。他一方面得

著現代偏而不平的法律保障他一面以衣食住三樣買斷我的自由可憐的我是完全成功一犧牲的人物了列位姊姊替我斟酌對於我的他還有什麼絲毫救濟和制裁的方法麼……大家默然無語謝宗芸女士又道我後來很奇怪心想我的丈夫一箇極開通的人也受過充分教育的何以不肯和我離婚既不離卻又不肯和我有融洽戀愛的希望我自問澈前澈後並沒有絲毫可以減退他戀愛的行為動作他這主張是何意見呢後來我得著他的外祖母的傳述纔知道他的宗旨他並非仍舊戀愛我不肯和我離婚他因爲自身是一箇社會上有身分地位的人深恐與結髮的配耦一旦離婚了遭社會

上的評議引起戚黨間的詫怪和許多無意識的人的譏訕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與我離婚至於我的幸福他本不在他的心上他這主義就叫做『不離婚的離婚』因爲他這主義得著離婚的實益免除了離婚的非難在他以爲很得計啊謝宗芸說到這裏不禁要放聲大哭一九二一同樂會的人內中閔瑤芬女士最和平他聽完了謝女士的一番話也憤然作色道唉我如今覺悟了男子因他戀而與他的妻子離婚固然是很殘忍的了但是這種實行『不離婚的離婚』主義的男們更是殘忍之尤



青衣紅淚記

倚虹

湘菱是蘇州王鄉紳家的一個婢女。今年才十七歲。性格很聰明。眉目很韶秀。一張鵝蛋式的臉。用不著撲一些粉。白嫩和在雪花膏瓶裏鑽出來的一般。伺候王鄉紳老姨太太有十一年了。老姨太太也很歡喜他。王鄉紳的老太爺早故了。老姨太太當然也失了勢。名位雖崇。却迴不像老太爺在的時候。

那般光輝住在後一進樓上。吃素。念佛。平時也沒人去理他。不過在少老爺手裏吃一碗現成的粥飯而已。早晚却全靠著湘菱伺候。他老姨太太沒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早已嫁了。全不在身邊。嫡出的兒孫與自己全沒有骨肉之親。都是貌合神離。老姨太太常常一個人暗地裏嘆道：「一個女

子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已是苦境。再做到老姨太太的地位。更是沒一些趣味。還是早些追隨老爺於地下的好。想到此處。不免流下眼淚。湘菱見老姨太太哭了。自然來勸勸。老姨太太道：「小丫頭。你那裏知道我的傷心。你好好的伺候我。我將來一定替你攀一頭好親事。不叫你做人家的。小像我這般。日月湘菱年輕臉皮最嫩。聽見老姨太太說這攀親的話。頓時面孔紅起來。低着頭也不敢往下說什麼。

了。可是心中很明白很感激。老姨太太待他是一番美意。然而口中總害羞說不出一個謝字來。

有一天有一位警察局長韓大人來拜謁王鄉紳公事談畢。王鄉紳正送韓大人出來。剛走到花廳轉彎的角門邊。不想一個十六七歲的嬌小女郎走了過來。韓大人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有些守舊脾氣。見了女眷來一看。又是衣裳齊整。面目俏麗的人。心中一想。這定是主人的內眷了。便迴身往門內縮。

之不迭。要讓那內眷的路。王鄉紳見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這是舍間的小丫頭。局長何必這樣客氣。韓大人方纔明白。重復昂頭而出。那丫頭却立在門邊側着身子。讓主人送客出去。韓大人趁着當兒。倒老實不客氣。看了那丫頭一個飽心中。想道。這樣漂亮的人材。倒沒見過呢。一路轉着念頭。出去原來那丫頭不是別人。正是老姨太太房中的湘菱。

老姨太太屋裏來。老姨太太一看。很爲詫奇。少老爺向不輕易光降的。此來不知爲着何事。忙下樓接見。坐定以後。談不到幾句話。果不出他所料。王鄉紳便提出一個問題。來了。王鄉紳道。現在湘菱這丫頭年紀也大了。也應該替他打打主意。蓄婢不嫁。是很傷陰。蔭的老姨太太道。是呀。湘菱這孩子也很好。我也很想替他好好的攀一頭親。王鄉紳道。攀親是很不容易。現在女兒揀女婿。還煩難得很。何況

嫁丫頭。我們到那裏去找相當的。丫姑爺呢。我看還是送給人家做姨太太罷。那還一輩子不愁穿不愁吃。比配給廚子車夫。要自在些。老姨太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總想替湘菱成就一對花燭夫妻。送給人家做妾。好像有些對不住……王鄉紳道。這有什麼對不住。如今差不多中落之家的女兒。要想做大老家的姨太太。還找不着進身之階呢。老姨太太見王鄉紳的口風。不敢執拗。便道。做官

家的姨太太。原也算是福氣。不過一時很找不到這戶好人家。如今些做官做府大人老爺們。全喜歡在妓院裏討人。不見得肯要我們的湘菱呢。王鄉紳撚著兩撇時式小鬍子道。有到現有一個好頭寸。沒有頭寸。我也不來和你老姨太太商量了。此地警察局長韓大人。年紀不過五十多歲。雖有幾根鬍子。可是體貌豐腴。望上去。也不過三十四十之間。他的聲勢和他的官囊。那不消說得足數。養得起十

幾房家眷。他前天到我這裏來。無意中碰見湘菱。他很賞識。今天他託省長的秘書陳大人來和我說。曉得湘菱又規矩。又沒有定親。一定要討了去做如夫人。他客氣得很。說是如果可以允許。他便擇吉送財禮過來。陳秘書和我說。二千三千他全可以遵命照辦。的我想。這倒是湘菱的一個一生出頭的好機會。不可錯過。我原可以一口答應他。湘菱本是老太爺手裏買的我。未嘗不能做主。不過這丫頭

一。向。伺。候。老。姨。太。太。慣。了。我。不。能。
不。來。親。自。請。問。一。聲。如。果。老。姨。太。
太。也。和。我。的。意。思。一。樣。贊。成。了。我。
便。答。應。那。邊。了。至。於。湘。菱。去。後。老。
姨。太。太。身。邊。恐。怕。沒。人。使。喚。我。招。
呼。少。太。太。揀。一。個。靈。動。點。的。人。撥。
過。來。伺。候。

出。力。何。嘗。為。湘。菱。終。身。畫。壽。呢。但。
是。聽。那。口。風。已。是。允。許。了。韓。局。長。
此。來。不。過。給。我。一。個。面。子。反。對。也。
反。對。不。了。停。了。片。刻。對。王。鄉。紳。道。
少。老。爺。做。了。主。那。是。不。用。說。再。好。
沒。有。不。過。這。是。湘。菱。的。終。身。大。事。
我。想。總。要。問。他。一。聲。看。他。願。意。不。
願。意。萬。一。將。來。沒。有。好。結。果。他。也。
不。能。怨。我。們。做。主。子。的。了。王。鄉。紳。
聽。罷。搖。搖。頭。道。這。話。錯。了。錯。了。我。
們。王。家。的。家。法。兒。女。的。婚。姻。全。要。
由。父。母。作。主。從。沒。有。問。過。兒。女。一。

聲。這。小。丫。頭。的。事。難。道。我。們。還。不。
能。作。主。還。要。問。他。願。意。不。願。意。豈。
不。是。笑。話。老。實。說。做。了。丫。頭。了。主。
人。家。替。他。嫁。人。而。且。替。他。嫁。一。個。
有。吃。有。穿。的。官。宦。大。人。待。他。也。算。
是。深。仁。厚。澤。那。裏。還。可。以。聽。他。揀。
張。揀。李。學。那。女。學。堂。的。自。由。結。婚。
嗎。那。真。是。反。了。
老。姨。太。太。一。聽。這。話。忙。堆。下。笑。臉。
來。道。少。老。爺。莫。生。氣。這。是。我。隨。便。
說。的。一。句。話。少。老。爺。做。了。主。就。再。
好。沒。有。了。莫。說。湘。菱。這。丫。頭。不。敢。

不願意就是我也不能拂少老爺的意思少老爺待湘菱一番好意那丫頭將來一定感謝不盡他的已故的父母在九原之下也要結草啣環以報呢王鄉紳道老姨太太既贊成我便答應韓局長擇吉迎人了老姨太太道定可是定但是要請少老爺轉致韓大人一聲喜期最好稍遲一兩箇月王鄉紳道爲什麼呢老姨太太道我要想替他做幾件衣服並且還要備點應用盆桶器具光光的一箇丫頭

擡到韓大人家裏去湘菱固然一切不便當就是我們王家的臺也坍不下去總要像箇樣子送出去也是少老爺的體面王鄉紳沈吟道這也不錯……王鄉紳去後湘菱走進來換茶老姨太太瞧了湘菱一眼心中又是捨不得湘菱又是對不起湘菱十分難受轉念一想如果今天老老爺還在世我和老老爺一說或者還可以將湘菱救下來現在也只好讓少老爺做主沒法抵抗想到這裏又掩面而

哭湘菱仍是走過來勸勸老姨太太道你那裏知道其實少老爺的一番話湘菱在套房裏全聽見了湘菱這時候的悲感和失望比老姨太太還加十倍但是不便哭下來一滴一滴的酸淚往肚子裏嚥下去隔了些時候韓局長的財禮二千塊錢也送來了娶湘菱的喜期也定了老姨太太忙着替湘菱辦妝奩表面上很像歡喜的樣子心裏卻很代湘菱憂愁因爲韓局長既

有大太太又有一位姨太太湘菱去要算第三箇了第三者的位置很不容易坐呢老姨太太是有姨太太經驗的人所以愈加代湘菱害怕可也是『愛莫能助』

老姨太太的後進樓下卻住着一位大孫少爺這大孫少爺乃是王鄉紳前妻之子小名喚做蓮官今年已有十五歲了只因王鄉紳續絃的夫人接連又生了三男一女王鄉紳歡喜蓮官的心漸漸的迺不如前了又加歡喜長孫的祖老

太爺已去世蓮官格外沒人疼只好住在後一進和庶祖母作伴蓮官是一箇很聰明的人曉得後母不及親娘父親的態度漸漸變了便也知趣些不敢往前一進去廝混學校裏放假回來卻孤燈一盞的兀自在後進樓下溫課蓮官鬚是王鄉紳的遠房阿姪寄居在伯伯家中的和王鄉紳的後妻之子簡直冰炭不投可是蓮官感受這種環境算得淒涼寂寞沒一些兒家庭興味然而卻有一箇精神

上慰藉他的人此人正是不久要做人妾媵的湘菱
湘菱和蓮官名義上雖是主奴地位實際上早已破除了這貴賤的階級因此精神上雙方互認有親愛的情感不過沒有絲毫非法的行爲這也是他們兩人可貴的貞操亦是他們兩箇人最可憐的保留這一天是陰曆正月十五日習慣上是元宵佳節王鄉紳帶領着續絃的夫人和少爺小姐們一窩蜂出閨門看新排的燈彩戲叫什

麼。『賈元春歸省慶元宵』去了。蓮官因爲前幾天有些喉嚨痛避風靜養沒去趕熱鬧兀自坐在後進書齋裏度他平生的第十五元宵湘菱因爲後天十七便要嫁了人家見了他總要取笑他靦靦躲躲。在後進也沒跟去看戲不想他兩人倒因此得著一個臨歧握別長時間的談話機會。

青衣紅淚記

官你喉嚨剛不痛還是靜坐休息休息的好何必這樣用功年假裏頭誰不是歡歡喜喜的尋快樂你……蓮官不待他說完接着道快樂的人不是新年也是快樂我這不快樂的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沒覺着一些樂趣呢湘菱道少年人不要如此說快樂的境界在後邊呢蓮官怔了一怔道你這話是替你自家打算罷了我呢往後恐怕更比目前無趣了湘菱聽了這話眼圈微微一紅道咳蓮官你這話

錯會了我的意思了這一回的事可憐我那一些兒知道可憐我那一些兒情願不過現做了一個丫頭實際上已經不算是一個人只好讓主人來支配了天理良心的話老姨太太待我天高地厚不罵還有什麼說呢就是少老爺這番替我做主將我送到韓家去也是一番美意我又有什麼話說呢所以我思前慮後只好說感恩的話還能有反抗的表示嗎可是我心裏的希望和幾年來的幻想

那裏是這樣就能算滿意嗎別人不知道蓮官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喉嚨底下聲音低咽下去了。

蓮官嘆口氣道我的父親那裏是真爲你的終身大計呢不過要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罷了你簡直算是犧牲了我不是從前對你說過嗎世間奴婢是沒有幸福的資格早晚遲速做一個犧牲罷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幻想湘菱啊！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

喉嚨底下聲音也和湘菱一樣的低咽下去了。

湘菱道蓮官你身體剛好莫這樣摧殘我是很明白你的我也很可憐你的誰叫我做了奴婢誰叫你做公子貴賤的階級天懸地隔不許大家要好就是大家要好人家也批評得沒價值的你想怎能容我們那希望和幻想實現呢萬一勉強的實現了我一副賤骨頭倒沒有什麼關係恐怕你要種種的因我犧牲了還是這樣犧牲我

的好說着便搗出一方手帕掩着面伏在蓮官的寫字檯角上哭了蓮官忍着眼淚勸他道你莫哭你的前途幸福還有希望呢也許破涕爲笑我呢恐怕你去了我哭的日子正長呢只是你瞧不見聽不着罷了湘菱搖搖頭道你千萬莫如此說莫如此癡我聽了格外要傷心了好在我這幾年跟你識了許多字看了幾本書以後我雖不能見你得有機會我可以和你通信的書面上來慰藉你罷蓮官道

這萬萬使不得他們舊人的理想男女通信無論說什麼正經話他們總認作情書寫者受者俱是違法何況你又身居妾媵與我書札往還那一來你我的純潔名譽全要因此重大犧牲湘菱道照此說來我和你生離等於死別麼蓮官嘆口氣道縱能見面也不能容許有說話的自由呢可是我要勸你最後的一句你到了韓家只好認定了『妾』的身分低首下心做去什麼以前的希望和幻想一掃

而空不能有一些存在稍有一點煩悶的表示你的前途幸福更薄弱更危險了湘菱點點頭道你這話我很感激你我依着你的話今生今世永遠痛苦着忍耐着做一個奴隸罷了什麼希望什麼幻想我全犧牲了說罷又嗚咽着哭個不住蓮官正要想出別的話來解勸他只聽見前進裏一片『少老爺少太太回來了』的聲音蓮官忙着出去請晚安湘菱也掩淚從套房裏回樓上去了

從此以後湘菱和蓮官再沒有得着談話的機會隔了一天便是十七到了午後三點鐘韓大人派了一頂官轎來轎子玻璃窗上糊滿了紅紙轎子前面兩員家丁提着宮燈這個簡單的儀仗總算湘菱一生婚姻幸福的代價蓮官一直目送湘菱打扮得花枝招颯坐進轎內轎帘子沒放下來的時候湘菱還擡起頭來睜眼望蓮官看了一看蓮官被他這一看一陣心酸幾乎落淚心想這那裏是送他上

轎。分。明。是。送。他。入。殮。這。一。頂。轎。子。
便。是。葬。送。他。幸。福。的。棺。槨。呢。直。等。
轎。子。擡。出。大。門。方。始。回。他。的。後。進。
臥。房。也。不。看。書。也。不。寫。字。兀。自。在。

那。裏。發。癡。這。時。候。樓。上。老。姨。太。
隱。隱。的。有。點。哭。聲。蓮。官。聽。了。忍。不。
住。便。伏。在。前。天。晚。上。湘。菱。哭。的。那。
個。寫。字。的。檯。角。上。也。哭。了。

倚虹曰。世間奴婢如湘菱者不知
凡幾。不如湘菱者更不知凡幾。嗟
夫。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2 0640B



300